

二曲集

數



二曲集卷之三十九

二曲先生口授

鄆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泲水許孫荃四山

憲問篇

士君子出身貴有補於世世治則乘時建明世亂則救時旋轉斯出不徒出學為有用世治而不能有所建明世亂而不能撥亂返治則是才不足以有為經濟非其所長已為可恥若不引身以退卻乃尸位素餐無為無守可恥孰甚經濟介節缺一不可一有不具士之恥也

既無經濟又乏介節徒竊升斗以自潤以之誇閭里而驕妻妾可也烏足齒於士君子之林乎

克伐怨欲之不行猶禦寇然寇之竊發多由主人昏寐主人若醒寇自不發何待於禦克伐怨欲皆人欲之私主人誠醒則靜存動察念念純是天理那得更有人欲蓋不待

強制而自不萌，非萌而遏之不行也。

學問要識本體，然後好做工夫。原憲不識仁體，而好言工夫，用力雖勞，終屬安排治病於標。本體何在？

問本體曰：爲克伐怨欲者誰乎？識此，斯識本體矣。

昔羅近溪先生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顏不許曰：是制欲，非體仁也。先生曰：非制欲，安能體仁？顏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先生時如大寐得醒，此方是識仁。

原憲直以克伐怨欲不行爲仁，固不是。然憲雖不識仁體，猶能力做工夫，能制克伐怨欲於不行。吾人當其或克或伐，或怨或欲時，亦能痛懲力窒，制其不行乎？程子云：七情之發，惟怒爲甚。能於怒時遽忘其怒，其於道思過半矣。吾人心體之累，惟克伐怨欲爲甚。若能於克伐怨欲時，一覺卽化，使心體無累，其於仁思過半矣。未可借口不行爲非仁，而缺卻制之工夫也。

大凡人之好勝由心不虛誠虛以處己自與物無競矜伐多由器小器大則萬善皆忘何伐之有怨生於不知命知命則安命聽天欲生於不知足知足則淡然無欲所貴乎士者以其瀟灑擺脫胸無俗念也士而懷居胸次可知俗念未融何足爲士士若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畱心自不屑區區耽懷於居處一有繫戀則心爲所累害道匪淺

居天下之廣居則隨遇而安必不縈念於居處以至飲食衣服之類凡常人意所便安處舉無以動其中斯胸無一點塵不愧爲士

言及羿稟俱不得其死則徒恃權力者不覺骨悚心灰豈惟羿稟不得其死歷觀前代權奸如漢之竇憲董卓唐之李輔國元載宋之賈似道韓侂胄明之石亨嚴嵩當其權力方張作威作福勢焰非不薰灼一時趨附者從風而靡稱功頌德舉國如狂其有安分自守者鮮不目爲迂迨禍機一發終歸夷滅奸黨之誅株連不已卽或倖脫人所羞齒回視平日安分自守者果孰得孰失孰榮而孰辱哉故人之立身涉世勿苟圖目前要慮及日後結局之善不善全在平日好尚之善不善耳尚德尚力試自

擇於斯二者

古之學者爲己，闇然而日章，今之學者爲人的，然而日亡。

爲己則潛體密詣，兢兢焉惟恐己心未澄，己性未明，己身未修，己德未成，己以外，自不馳騫，迨身修德成，己立己達，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立人達人，莫非爲己，其心在爲人，則反是，不但攻記誦，組詞翰，是爲人，卽談道德，行仁義，亦無非爲人，故理學，俗學，君子儒，小人儒，上達，下達，之所由分，分於一念之微而已。

學不著裏，易生怨尤，著裏，則一味正己，循理樂天，凡吉凶禍福，順逆得喪，之在外者，舉無一動其中，何怨何尤之有。

學不上達，學非其至，舍學求達，學非其學，蓋上達卽在下學之中，舍下學而求上達，此後世希高慕遠，妄意神化，尙頓悟，墮野狐禪，所爲，自誤誤人，所關匪淺。

問下學之實，曰：涵養省察，改過遷善，五常百行，無一或忽，卽事卽理，卽粗卽精，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

公伯寮讒譖子路，使之不獲安於其位，自謂得計，卻不知妨賢妬能，自墮於小人之歸。

萬世而下子路不失爲賢人伯寮不失爲小人此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也

自古小人讒毀君子豈惟伯寮爲然若孔文仲范致虛之於伊川韓侂胄沈繼祖之於

晦翁咸包藏忮惡組織詆誣無所不用其極究於兩先生何損徒自遺臭無窮耳

景伯欲肆諸市朝可謂秉正疾邪獨抱公憤此憤在被讒者不可有在旁觀者不可無  
無則乾坤無正氣宇宙無正人讒夫高張愈無忌憚矣

士君子能以道之行廢歸諸命則中心泰然自無怨尤故知命之謂知道

范忠宣公罹章惇之讒坐黨南竄子弟多怨惇者及渡江舟覆踉蹌中正色謂子弟曰

此豈章惇爲之哉君子以爲知命

人於一衣一房一器之壞尙縈神圖修乃自己身心反多因循荏苒任其壞而不修重  
其所輕而輕其所重是自誤自己

修己以敬此堯舜以來所傳心法千聖不易之宗旨也六經四子精義總不外此舍此  
而言修修非真修舍此而言學學非真學

惺惺不昧以修心九容九思以修身身心內外無一或忽斯身心內外純是天理自聰

明睿知自寬裕溫柔自發強剛毅自齊莊中正自文理密察以之安人安百姓誠無往而不格事無往而不治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篤恭而天下平非虛也

衛靈公篇

以孔子之聖猶扈窮絕糧况吾人乎饑寒困苦是其本色夫何怨

貧者士之常士不安貧是反常也士窮然後見節義士不固窮是無節義也反常殞節何以自立袁安大雪僵臥不肯干人吳康齋躬親耕作艱難是甘其自叙有云七月十二夜枕上思家計窘甚不堪其處反覆思之不得其方日晏未起久方得之蓋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貧而已誓雖饑寒死不敢易初心也此皆是安貧固窮樣子吾人所當取法

子貢聰明博識而學昧本原故夫子借己開發使之反博歸約務敦本原本原誠虛靈純粹終始無闕自然四端萬善溥博淵泉而時出肆應不窮無往不貫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貞夫一斯貫矣問一曰即人心固有之理良知之不昧者是也

常知則常，一常一則，事有萬變，理本一致，故曰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

聰明博識，足以窮理，而不足以融理，足以明道，而非所以體道。若欲心與理融，打成片段，事與道凝，左右逢原，須黜聰明，將平日種種聞見，種種記憶，盡情舍卻，盡情撇脫，令中心空空，洞洞了無一翳，斯乾乾淨淨，方有入機。否則，憧憧往來，障道不淺。博識以養心，猶飲食以養身，多飲多食，物而不化，養身者反有以害身，多聞多識，物而不化，養心者反有以害心。飲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識能化，愈博愈妙。蓋并包無遺，方有以貫。苟所識弗博，雖欲貫無由貫。劉文清謂邱文莊博而寡要，嘗言邱仲深雖有散錢，惜無錢繩貫錢，文莊聞而笑曰：劉子賢雖有錢繩，卻無散錢可貫。斯言固戲切中學人徒博而不約，及空疎而不博之通弊。

人生豈塊然獨處，不能不有所行，其或行去行不去，不待徵諸人，要在反諸己。自己果言行誠敬，到處人自傾孚，此非可以襲取，僞爲必存於心，而念念誠敬，坐作寢行，一啓口，一舉步，參前倚衡，無時無處而不然。如是，則誠無不格，無往不可。

許敬庵篤志理學，一先輩謂之曰：聞子畱心斯道，老夫甚喜，第聖賢之道，不在元虛，只



論語言忠信行篤敬二句終身行之不盡敬庵初易其說以爲道僅如斯而已乎迨經歷既久然後始歎道果不外於斯然則吾人今日立身行己請事斯語足矣

每日之閒念念誠敬言言誠敬事事誠敬表裏肫摯行履無歉神猶欽仰况人乎自然居鄉鄉孚居邦邦孚

事賢友仁原藉以陶淑身心夾輔德業苟非賢而事呈卷送課以圖知遇非仁而友詩酒作緣以廣聲氣則其人品可知

義以爲質則利欲之私不設於身渾身是義其行義也中窾中會動協節文謙謹婉順退讓不居其名至誠惻怛一本於中心之所不容已無所爲而爲不愆不忘負荷綱常此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而吾人所宜取法也

惟君子方義以爲質若小人則利以爲質矣利以爲質則本質盡喪私欲篡其心位而爲主於內耳目手足悉供其役動靜云爲惟其所令卽有時而所執或義節文咸協辭氣雍遜信實不欺亦總是有爲而爲賓義主利名此實彼事成功就聲望赫烜近悅遠孚翕然推爲君子君子乎哉吾不知之矣

不以言舉人，則徒言者不得倖進，不以人廢言，庶言路不至壅塞，此致治之機也。

以言舉人，則人皆尚言，以行舉人，則人皆尚行，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風俗之淳漓，世道之升沉，係之矣。

三代舉人，一本於德，兩漢舉人，意猶近古，自隋季好文，始專以言辭舉人，相沿不改，遂成定制，雖其閒不無道德經濟之彥，隨時表見，若以爲制之盡善，則未也，是在圖治者，隨時調停焉。

聖如夫子，猶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沉思義理，而力學以從事，在吾人尤當何如耶？若玩愒因循，便成擔閣。

問象山謂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然則所及所守之實，可得聞乎？曰：知及者，識己心，悟己性，良知本體，炯炯不昧，是也，知及此便是本領，便是得守者，守此而已，若理欲淆雜，仁不能守，則得者復失，雖仁守而不莊不禮，則守之之功未至，終屬滲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本諸身，徵諸庶民，內外交盡，斯知不徒知。

讓美德也不讓則非所以崇德然有可讓有不可讓萬事皆宜先人而後己不可不讓  
唯自己身心性命之詣及綱常名教所關自宜直任勇承一力擔當雖師亦不可讓  
况其他乎師若是尋常章句文藝之師不讓何足貴此師乃修身明道爲聖爲賢擔  
荷世道主持名教夙所師法之人有爲者亦若是何讓之有讓則是不敢以第一流  
自任甘以不肖自處矣此之謂無志

辭所以達意或闡揚道德或敷陳經濟貴明不貴晦貴簡不貴繁若務爲藻繪以騁才  
華故爲澀晦以誇淵奧滾滾不竭以顯辯博以此達意意可知矣

知道者言自簡辭無枝葉易云君子修辭以立其誠辭苟枝葉便非立誠便是心放心  
既放矣縱其辭典麗敏妙高出千古不過辭人之辭耳豈君子之所貴乎

有片言而達者有千萬言而不達者知道與不知道異也闡道之辭簡明莫如周子通  
書敷陳之辭條暢莫如伊訓說命及前後出師表此皆發自肺腑不事雕飾可爲千  
萬世修辭之準近代弇州四部稿辭非不典瞻高古趙儕老一見謂其中無一字性  
不靈語即散與村嫗作冊子由斯以觀修辭者亦可以知所從矣

季氏篇

人生不可無友，交友不可不擇。友直諒多聞，則時時得聞己過，聞所未聞，長善救失，開拓心胸，德業學問日進於高明。若與便辟柔佞之人處，則依阿逢迎，善莫予責，自足自滿，長傲遂非，德業學問日墮於匪鄙，爲益爲損，所關匪細，交友可不慎乎？

直諒多聞三者俱不可無，而夾輔匡正得力尤在於直。昔申顏自謂一日不可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若一日不見，則不得聞其過矣。

禮以謹節，文樂以養性情，此日用而不可離者。所樂在此，斯循繩履矩，身心咸淑，聞人之善，喜談樂道，愛慕流連，卽此便是己善，或道德邁眾，或經濟擅長，以至直諒多聞，忠孝廉節，有一於斯，便是賢友。交一賢友，則得一友之益，所交愈多，則取益愈廣，驕奢佚惰，惟晏樂是耽者，烏足以語此。昔人謂晏安鴆毒，劇於病臥，又云安於逸樂，如陷水火，故君子所其無逸。

君子有三戒，能戒則爲君子，不戒便是小人。戒與不戒，只在一念之頃而已。堅忍一時，快慊終身，一念之差，終身莫贖，人可不慎此一念乎？

遇色能不亂，懲忿無求勝，臨財無苟得，於此一一清楚，方是好操持，好立腳，否則跟腳一差，有玷生平，後雖愧悔，夫何所及。

吾人有生之初，天以義理賦畀，有生之後，天以吉凶禍福順逆窮通降鑒提撕，天威不違咫尺，敢不畏乎？小心翼翼，時顧天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檢身循理，務期對越天心，其有道德隆重齒爵俱尊之大人，是崇是式，罔敢或忽，聖人之言，無非修身明道存心養性事天指南，是體是尊，罔敢少悖，否則便是自暴自棄，自絕於天，非無知之小人而何。

讀聖人之書而不能實體諸躬，見諸行徒講說論撰，假途干榮，皆侮聖言也。問生而知之，學而知之，此之字果何所指？曰：知之只是知良知，良知之外再無知，若於此外更求知，何異乘驢更覓驢。

生知學知，困知及民，斯爲下等，雖有四知，止一知，知之在人，猶月之在天，豈有兩乎？月本常明，其有明有不明者，雲翳有聚散也，雲散則月無不明，有知有不知者，氣質有清濁也，氣澄則知無不知，學也者，所以變化氣質，以求此知也，上次，又次，及民下，人

自爲之耳

思雖有九，所以思則一。一者何？心也。心存則一念惺惺，動輒檢點，視自思明，聽自思聰，色自思溫，貌自思恭，言自思忠，事自思敬，疑自思問，忿自思難，得自思義。此修身率性踐形之實，定靜安慮之驗也。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作睿，睿作聖。

隱居求志，斯隱不徒隱；行義達道，斯出不徒出。若隱居志不在道，則出必無道可達；縱有建樹，不過詭遇。君子不貴也。

脫迹紛囂，潛心道德，經濟萬物一體，念切世道生民，此方是隱居求志。苟志不出此，徒工文翰，以自負，優游林壑，以遣日，無體無用於世道無所關係，以此爲隱，隱可知矣。莘野傅巖，磻溪隆中，當其隱居之日，志未嘗不在天下國家經世事宜，成體究有素，故一出而撥亂返治，如運諸掌。後世非無隱居修潔之士，顧志既與古人異，是以成就與古人殊。

景公夷齊，一則泯沒無聞，一則垂芳無窮，公道自在人心，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噫！一

時之浮榮易過，千載之影樣難移，是故君子貴知所以自立。

陽貨篇

孔子之於陽貨，不誦不忤，此千古待權奸之法。其受饋往拜，彼時體局自應如此。後人所處體局，既與孔子異，則辭受往拜，自不得與之同。薛文清微時，參議欲請見而不往，及爲御史，內閣求識面而不得。時太監王振權侔至尊，各官皆行跪禮，先生獨不爲之屈。振欲藉先生爲重，遣使致饋，先生卻之。其僕曰：君何賤方面以千金求階於吾公，不可得，反卻饋耶？禍且至。吾危君不聽饋，至再終固辭不受，可謂善學孔子。他若陳師道之於章惇，陳敬宗之於王振，亦皆不惡而嚴，不悖孔子家法，學人所宜取鏡。

性因習遠，誠反其所習而習善，相遠者可使之復近，習之不已，相近者可使之復初，是習能移性，亦能復性。書曰：習與性成，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亶其然乎？

習字則字成，習文則文成，以至百工技藝，莫不由習而成。况善爲吾性所本有，豈有習之而不成者乎？成善斯成性，成性斯成人矣。

問習之之實曰親善人讀善書講善端薰陶漸染惟善是資存善念言善言行善行動靜食息惟善是依始也勉強久則自然

上知明善誠身之死靡他下愚名利是耽死而後已非不移而何然上知之人不肯移而之下固無論已下愚之人苟一旦自反改絃易轍豈不可移而之上無奈自暴自棄流蕩忘返卒爲下愚之歸若是者又豈少哉悲夫

遲鈍人能存好心行好事做好人雖遲鈍亦是上知明敏人若心術不正行事不端不肯做好人卽明敏亦是下愚

聖人道德高厚過化存神無所往而不可何磷何緇若德非聖人不擇而往未有不磷不緇者楊龜山出應蔡京之薦朱子謂其做人苟且吳康齋持守謹嚴世味一毫不染石亨慕而薦之朝遣行人聘入京師知石氏非端人惡入其黨辭官歸里士大夫有候之者問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全性命而已未幾亨等被誅凡交與者悉被重譴獨先生皜然不滓故君子出處不可以不慎

仁知信直勇剛六者莫非懿德惟不好學諸病隨生好處反成不好甚矣人不可以不



學也。學之如何，亦惟窮理以致其知而已。理明知致，而後施無不當。夫何蔽？若誤以詞章記誦爲學，不惟不能祛蔽，反有以滋蔽。

好仁知信直勇剛，而不濟之以學，固易蔽。然天良未鑿，猶有此好。今則求其能好而易蔽者，亦不可得。蓋能有此好，卽臨境易蔽，而本原不差，亦是易蔽之好人。好學可以救藥，若無此好，藥將何施？

聖門之教，詩居其首。興觀羣怨，事父事君之道。於是乎資。今之學者，童而受讀，垂老不廢學，則學矣。吾不知其於興觀羣怨人倫物則果何如也。買櫝還珠，吾黨戒諸。

道聽塗說，乃書生通病。若余則殆有甚焉。讀聖賢遺書，嘉言善行，非不飭聞，然不過講習討論，伴口度日而已。初何嘗實體諸心，潛修密詣，以見之行耶？每讀論語至此，慚悚跼踖，不覺汗下。同人當鑑余覆車，務以深造默成爲喫緊，以騰諸口說爲至戒。慎勿入耳出口，如流言溝則幸矣。

修德斷當自默始。凡行有未至，不可徒說。卽所行已至，又何待說。故善行爲善言之證，不在說上。

苟圖富貴，便是鄙夫。此非生來如此，學術使然也。當爲學之始，所學者正誼明道之術，及登仕版，自靖共爾位，以道事君。若爲學之始，所學者梯榮取貴之術，及登仕版，止知耽榮固寵，患得患失，不依阿，卽逢迎，情所必至，無足怪者。故術不可不慎也。

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使人知真正學道，以心而不以辯，以行而不以言，而子貢不悟，反求之於言區區，惟言語文字是耽，是以又示之以天道，不言之妙，所以警之者至矣。時行物生，真機透露，魚躍鳶飛，現在目前，學者誠神明默成，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四端萬善，隨感而應，道卽在是。夫何所言，一落言詮，便涉聲臭，去道遠矣。陸象山有云：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而鄒南阜亦云：寄語芸窗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合二詩觀之，吾曹得無惕然乎？

高宗恭默思道，顏子如愚，亦足以發，必如此方是體道忘言之實，否則終屬道聽塗說，德之棄也。

吳康齋讀論語，至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不覺潛然太息曰：吳弼今年四十二矣，其見惡於人者何限，而今而後，敢不勉力，少見惡於人，斯可矣。夫康齋年未弱冠，卽

砥德礪行至是蓋行成德尊猶自刻責如此况余因循虛度行履多錯其見惡於人者何可勝言人卽不盡見惡時時反之於心未嘗不自慚自憾自惡於志其所以痛自刻責者尤當何如耶

微子篇

箕子囚奴比干剖心忠節凜烈天地爲昭微子之去迹同後世全身遠禍者所爲而夫子并許其仁者原其心也以其心乎國非私乎身宗祀爲重迹爲輕也蓋微子本帝乙之元子紂之親兄與箕子比干不同有可去之義故箕子詔王子出迪不使紂有殺兄之名而元子在外宗祀可延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而卽其心之所安是以同謂之仁後世若德非微子分爲臣僕主昏不能極諫國亡不能殉節跳身遠去俯首異姓斯乃名教之罪人不仁之大者公論自在人心口誅筆伐播諸青史一時輕去千載難逃夫何原

微國名子爵也啓雖封有爵土而身常在朝同箕子比干諸人輔政至是見紂惡日甚不可以輔乃去紂而還其所封之國轉遯於野潛跡滅蹤非去紂而入周也微子之

志固如此。若去紂而入周，又何以爲微子？昭烈之圍成都也，許靖謀踰城出降，昭烈由是鄙其爲人，使微子而亦然，豈不見鄙於武王乎？至左傳引微子銜璧迎降之言，斯蓋後世臣人者借口，賢如微子，必不其然。武王尙式商容之閭，微子之賢，在所素悉，夫何致其恚震，以至於此，亦必不然。然則微子之在彼時，果何以自處，而武王之於微子，亦果何以爲處也？曰：天命旣改，微子不容不順天俟命。武王奉天伐暴，誅止一夫，其餘子姓之有爵土者，俱仍其封，不失舊物，况微子乎？旣而崇德象賢，改封於宋，進爵爲公，俾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斯微子之所以自處，而武王之所以處微子也。夫豈同後世牽羊銜璧解縛焚櫬者之所爲也。

問後世德非微子，固不可以俛首異姓。若果德如微子，便可借口宗祀，俛首異姓乎？曰：亦顧其所遇何如耳。苟遇非武王，只當如北地王劉諶之死，社稷爲正，蓋時有不同，古今異勢，故也。否則，不惟不能存宗祀，反有以辱宗祀矣。

沮溺之耕，丈人之耘，棲遲農畝，肆志煙霞，較之萬物一體，念切救世者，固偏較之覃懷名利，奔走世途者，則高一則鳳翔千仞，一則蛾逐夜燈，孰是孰非，孰得孰失，當必有

辨之者

聖人無不可爲之時。不論有道無道。直以綱常名教爲己任。撥亂返治爲己責。若自己德非聖人。才不足以撥亂返治。只宜遵聖人家法。有道則見以行義。無道則隱以守身。寧跡同沮溺。丈人之偏。慎無蹈昧於知止之轍。

二曲集卷之三十九終

二曲集卷之四十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淝水許孫荃四山

子張篇

執德是持守堅定宏則擴所未擴信道是心孚意契篤則始終如一既宏且篤方足以任重致遠做天地閒大補益之事為天地閒有關繫之人若不宏不毅則至道不凝碌碌一生無補於世世有此人如九牛增一毛不見其益世無此人如九牛去一毛不見其損何足為輕重乎

每讀論語至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中心不勝慚悚不勝悵恨慚生平見道未明德業未就恨生平凡庸罔似於世無補虛度待死與草木何異猛然一醒痛自振奮少自別於草木庶不負此一生

小道集註謂農圃醫卜之屬似未盡然夫農圃所以資生醫以寄生死卜以決嫌疑定

一 曲 集  
猶豫未可目爲小道，亦且不可言觀。在當時不知果何所指，在今日詩文字畫皆是也。爲之而工，觀者心悅神怡，躍然擊節，其實內無補於身心，外無補於世道，致遠恐泥。是以知道君子不爲也。然則詩文可全不爲乎？曰：豈可全不爲？顧爲須先爲大道。大道誠深造根深，末自茂，卽不茂亦不害其爲大也。伊傅周召，何嘗藉詩文致遠耶？問大道曰：內足以明心盡性，外足以經綸參贊，有體有用，方是大道。方是致遠，其餘種種技藝，縱精工可觀，皆不足以致遠，皆小道也。皆不足爲，爲小則妨大，所關匪細，故爲不可不慎也。

道理無窮，德業亦無窮。日日返觀內省，知某道未盡，某理未明，某德未立，某業未成，誠一一知其所亡，斯不安於亡，務求所以盡之，立之，明之，成之，卽已盡，已明，已立，已成，亦必日新又新，緝熙弗懈，勉強不已，久則自然，如此方是好學。若不在道理上潛心，德業上操存，舍本逐末，區區致察於名物訓詁，以爲學，縱博覽強記，日知所未知，月能所未能，謂之好古，則可謂之好學，則未也。

友人有以日知爲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劄記，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

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舍卻自己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惟致察於名物，訓詁之末，豈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盡古今名物，辨盡古今疑誤，究於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須日知乎內，外本末之分，先內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得矣。

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何以仁在其中？曰：亦看各人所學所志若何耳。若爲明道存心而學，篤志不變，自然所問所思，莫非明道存心之實，如是則道明而心存，仁在其中矣。若止爲博物宏通而學，志在問無不知，自然所問所思，惟以博物宏通爲事，問既浮泛不切，思又閒雜憧憧，如是則道晦而心放，雖欲仁，焉得仁？昔謝上蔡別程子一年，程子問近日作何工夫，對曰：惟去得一矜字。程子謂人曰：此子爲切問近思之學者也。今吾曹非不學，非無志，亦常問，亦常思，但恐所學所志所問所思，非爲明道，非爲存心耳。果實實落落，省察克治，如上蔡之消磨氣習，實去其疵乎？此處須切己自勘，慎勿徒作一番講說已也。

過誤人所不免，一文反成心疾。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此其所以爲小人歟吾人果立心欲爲君子斷當自知非改過始若甘心願爲小人則文過飾非可也

庸鄙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聰明有才之小人肆無忌憚之小人不文過文者多是慕名竊義僞作君子之小人

讀曾子上失其道數語不覺太息蓋上平日失養民之道以致民多饑寒切身上平日失教民之道以致民無禮義維心則犯法罹罪勢所必至讞獄而誠得其情正當閉閣思咎惻然興悲若自幸明察善斷物無遁情乃後世法家俗吏所爲豈是仁人君子用心

仲尼學無常師此仲尼所以爲聖也人人能惟善是師隨在取益則人人仲尼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究竟何損於仲尼徒得罪名教受惡名於萬世適足以自損耳余因是而竊有感焉聖如仲尼不免叔孫武叔之毀賢如程朱陽明不免孔文仲范致虛胡絃沈繼祖桂萼諸人之毀一時洶洶爭相排擊必使之無所容而後已何聖賢之不見容於羣小如此耶古不云乎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故不見容於羣小方

足以見聖賢學者或不幸罹此第當堅其志強其骨卓然有以自信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則烈火猛炎有補金色不淺矣

堯曰篇

記者彙次夫子所記之語而以堯曰終篇蓋因夫子居恆祖述二帝執中授受三王經世大法而附錄之見夫用心二帝三王之心承二帝三王之傳以開天下萬世之道統以成天下萬世之治統也學者讀其書誠法其傳有體有用天德王道一以貫之達而在上使二帝三王之術明於世不墮一偏方是真儒作用方是讀論語有得方不愧孔氏門牆

問堯舜允執其中與中庸未發之中同異曰中只是廓然大公無偏無黨不論已發未發應事接物政治施爲只要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允者真實無妄之謂心體如此則心得其中治體如此則治得其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人人得所俗臻雍熙四海何至困窮彼四海之所以困窮者只緣政治不中政治之所以不中者總緣存心不中此治法之所以必本於心法王道之所以必本於天德也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苟民生不遂，四海苦窮，則立君之爲何？負天甚矣。天命豈有不去乎？天祿豈有不終乎？自三代以至秦漢以降，蓋莫不然。然則有天下者，可不敬天勤民乎？

萬方有罪，引咎責己，此三代之所以上理也。萬方有罪，歸罪萬方，此後世之所以下衰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方見子愛元元，撫綏地方之實。後世若漢文之蠲租，賜粟帛於高年，宋祖之遣使賑貸諸州被兵百姓，存問鰥寡孤獨，亦庶幾此意。故其興也勃然。

爲政者果寬信敏公，民豈有不治乎？此君天下者，萬古不易之道也。豈惟君天下者宜然，凡治一省一府一州一縣，莫不宜然。有民社之責者，尙其念諸。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真正有父母斯民之心，始能如是。否則，卽明知其可以利民，亦若罔聞。若是者，豈勝道哉？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知命也。知命，斯窮通得喪一一聽之於天，而安命仁義理智一一修之於己，而立命窮理盡性，自強不息而凝命，必不行險僥倖，付之儻來而逆。

命否則何以爲君子

君子之所以別於小人、人類之所以別於禽獸、吾儒之所以別於異端者、禮也。知禮斯律身有藉、動不違則不然、便茫無所措、何以自立。

昔張子以禮爲教、使人日用之閒、知所持循、最爲喫緊。故學者須從此入德、方有據依。若高談性命、卑視矩矱、樂舒放而憚檢束、非狂卽妄。

禮爲立身之準、日用切務、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可忽。內則弟子職、及呂氏四禮翼、當揭之楣闥、出入則傲、庶率履不迷、久自成德。

問人有是非邪正、言則隨乎其人、因言固可以知人。然世有人非言是、人邪言正、又何以辨。曰：致飾之言、與根心之言、猶剪綵之花、與樹生之花、真僞自是不同。吾人只要理明、理明則言無遁情、鑑明則貌無遁照。

命禮言雖三、而知則一。知致則中恆炯炯、覺體不昧、此凝命立身察人之本也。本苟不昧、三者洞然。

二曲集卷之四十終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二曲集卷之四十一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淝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上

梁惠王

孟子聖賢而豪傑也學孔於百家並興之日倡道於干戈殺伐之世氣魄作用挺特宏毅逼人欲於橫流援天下於既溺論者謂功不在禹下吾無閒然

莊暴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所行本於所學幼而學的是仁義則壯而所行無非仁義幼而學的是功利則壯而所行無非功利猶種稻生稻種稗生稗未有所種是稗而出土發苗得以成稻者即或仁義性成不耽功利而學味通方誤竭心思或學詩辭或學文翰或學字畫或學清虛止一修己治人之道經世宰物之務反茫不之究一當

事任心長才短空疎鮮實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樹立無聞可恥孰甚須是力矯斯弊務爲有用之學凡治體所關一一練習有素所學必求可行所行必合所學致君澤民有補於世此方是幼學壯行不虛此生

禮賢下士人君之美臧倉不能成君之美詆孟子以沮君究竟何損孟子徒貽萬世唾罵耳所謂小人枉做了小人

諺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况遇合乎故遇與不遇此中大有機緣不可強也君子亦唯安命聽天而已夫何容心於其閒哉

公孫丑

論事功則子路不及管仲論品地則管仲不及子路然事功係乎所遇品地存乎生平苟生平品地不足縱功蓋天下終是無本之經濟君子弗貴也

一匡九合經濟非不可觀功烈非不卓然而曾西卑之者以其不從心地做出經濟無本故也玉霸之分分於此

曾西彪然於管仲之比宛然仲尼之徒羞稱五霸氣象士君子須有此識趣方不隨俗

馳逐汨沒紅塵

學以不動心爲主。學未至於不動心，是學未得力，算不得學。集義養氣，乃不動心工夫。從此而入，方可馴致。

言語動作，一有失宜，便非義，便非所以養氣，便足以動其心。

心本虛明，一言一動，是非可否，一毫不能自蔽，行有不慊於心，安得不餒？須是依心而行，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是則俯仰無愧，氣自浩，心自慊，何動之有？

孟子願學孔子，此孟子之所以爲孟子。吾人日讀孔子之書，而不能以孔子爲法，買櫝還珠，真是自棄。近世來瞿塘先生讀書之初，卽書願學孔子四字於臂。吾人讀書一生，言及學孔，輒逡巡畏縮，而不敢當，上愧孟子，下慚瞿塘，悠悠歲月，此何人哉！先儒謂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又云：箇箇人心有仲尼，斯言非欺，願共勉旃。孟子謂人無四端，非人也。吾儕試反己自察，每日應事接物，於此四者，有耶無耶？有則是人，無則非人。人而非人，名人實禽，念及於此，凜然寒心。

四端吾所本有，本有而不能全其所有，情移境奪，乍起乍滅，故也不爲情移，不爲境奪。



纔算是人

乍起乍滅皆緣本體昏昧日用不知知則中恆炯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應隨應隨覺隨覺隨擴日新又新自不能已  
端雖有四全在一知知苟不昧四自不失  
聖如大禹一聞善言則拜吾人尤當何如

禹拜善言尙矣姑以近代先儒言之近溪先生位尊德邵猶參訪不倦片言足取雖隸  
卒下賤無不稽首以謝卽此一念虛沖造詣安得不深所以爲世大儒彼沾沾之士  
少有所得輒自以爲足不復求益視先生爲何如耶

伯夷之清固近隘吾人苟能學其清而不同流合汚雖隘亦不害其爲賢若因孟子說  
隘立身之初便先從不隘處做去鮮不流於鄉愿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此二語說盡保障之要致勝之機此兵法之本也古  
今許多兵書得此可以總括

彼富吾仁彼爵吾義士君子不可無此志操撥亂返治以輔世惠鮮懷保以長民士君

子不可無此德業。苟處而不能忘情富貴，出而無補世道生民，無志無德，碌碌庸人而已。何足爲世有無也。

不可召之臣，伊呂而後。唯諸葛武侯庶幾此風。故士必自重，而後爲人所重。

受餽一節，生平大閑所關。孟子於列國之餽，或受或不受，惟義所在。若義不當受而受，一時苟得，生平掃地可不慎乎。

讀聖賢書而不能以之自律，惟藉以市名罔利，與登壘斷何異。陷其身爲賤丈夫，而不知悲夫。

### 滕文公

人性本善，孟子道性善，道其所本然而已。聖如堯舜，亦不過率性而行，不失其本然而已矣。非於本然之外有所增加也。人能率性而行，不失本然，人皆可以爲堯舜。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心發現處，良心卽善也。非由學而然，非擬議而然，非性善而何。故性善之旨明，而千聖之統明矣。所以開萬世之蒙，而定萬世論性之準者，端在於斯。周程張朱相繼闡繹，顧涇陽小心齋劄記，馮少墟辨學錄，拳拳

申明至當歸一，確不可易。學人誠潛心從事，然後知告子無善無不善，及荀、楊、韓一偏之見，俱屬夢說。

夫道一而已矣。豈有二乎？聖賢同性，今古一揆。若以堯舜爲不可企及，是以己性爲不可企及可乎？然道雖一，而古今之言道者則不一，不高之而虛寂，則卑之而支離，非不各自以爲道，而道其所道，非大中至正，人人共由之道也。協而同之，務歸中正，不離日用，卽性卽道，使道脈一而率由同，是在有心世道主持名教之大君子。

成覲節宜大書座右，出入觀省，以鼓昏惰。

滕文公當喪禮久廢之餘，獨盡大事，定爲三年之喪，其父兄百官，假先志以沮之，而弗聽，可謂賢矣。可見親喪在所自盡，徇不得流俗，豈止親喪，凡百皆然。

致治由於人才，人才出於學校，學校本於師儒，是師儒爲人才盛衰，生民安危，世道治亂之關。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此探本至論。

昔胡安定之教授湖庠也，當詞藝成風之際，獨以明體適用爲倡，諸生被其教者，莫不成德達材，可爲世用。曹月川爲霍庠學正，以躬行爲教，提誨終日，寒暑弗輟，言動步

趨皆有準繩。海剛峯教諭南平著論云。抱關擊柝。皆有常職。而教官一職。尤人才所由造。世運所由理。自教職之義不明。人多以爲貧而仕當之。以故居此官者。率多齷齪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於是以師道自任。嚴課程。勤訓迪。士習丕變。張綠汀署諭華陰。教法嚴而造就有等。約束諸生。不得衣服華美。不得出入酒肆。不得輕履公門。不得宴飲用妓。收攝防戒。纖細必備。士風爲之改觀。使居是任者。咸若四先生庠序。方不徒設。明倫堂方不寂寞。善人何患不多。人才何患不盛。天下何患不治。

天生民而立之司牧。原以爲民也。故民事不可不急。而民事之急。莫急於制民之產。顧今時非同古時。田各有主。難以井授。雖欲區畫。其道無由。板腐書生。慕古而不知變通。好執迂闊之見。動言井田可復。亦只可私下弄筆復之紙上。隔壁閒聽而已。若實見之施行。地方從此多事。其禍更甚於王荊公之行新法。要在順時定制。相勢酌行。除漢人限田法。稍可通融。及導民開荒外。惟有就民所有之田。逐一清均以正其經界。爲可盡心。蓋窮人產去稅存。豪猾隱糧滅籍。或詭寄親鄰。佃僕混賴。推挪細人寄

糧於有力之家以避差徭猾書受賂飛灑貽民賠累致貧者益貧剔釐之法莫詳於  
呂新吾民務倣而行之宿弊可革然此事全在得人誠得公明廉幹之人以任其事  
奸猾方無以容其詭豪右不敢撓其法否則無益實際徒滋煩擾

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余亦云逸居而不學則近於禽獸

有風化之責者誠講理學以淑士講鄉約以淑民勞來匡直輔翼振德如是而士不礪  
操民不興行吾不信也

陳代枉尺直尋之喻亦猶流俗暫且從權之見卻不知出處一苟大節便虧廉恥掃地  
直尋何補

士人顧名節國家方有好風俗

士人有真操守自然有真事業若操守不真則其事業可知伊傅呂葛一出而事業卓  
越不羣良由未出之先操守卓然不苟

廣居正位大道乃吾人性分之所自有能居能立而見之於行則見大心泰區區富貴  
貧賤威武自不足以動其中

須是真不爲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方是大丈夫、好男子。否則，男子而妾婦，有愧鬚眉。程子詩：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當時吟之以自勵。

守先王之道而講明之，使知之者眾，行之者廣，既有裨於當時，正人一脈，繩繩不斷。又有裨於後世，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事功之大，孰大於此？若以此爲迂，則其所不迂者，可知矣。

聖賢辨學全爲正人心

人心不正，由於學術不正，生心害政，烈於洪水猛獸。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正所以正學術，以正人心。

戰國時，人心之害在楊墨，故孟子從而闢之。漢唐以來，人心之害在佛老，故程朱從而辨之。至象山先生則云：孟子闢楊墨，吾闢時文，而辛復元先生亦云：正人心須從人心之壞處救，方是竈底抽薪，而今救亂不必辨楊墨，斥佛老，惟是記誦詞章，富貴利達爲之崇，從此清理，可得治平上策。按陸辛此說，亦所以因時救弊，不得已也。有心斯世者，不可不知。



二曲集卷之四十二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澠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下

離婁

行有不得，果肯一味反求諸己，德業何患不進，人品何患不及古人。

事親不及曾子，是不孝其親，守身不若曾子，亦非所以孝其親。

養志，養口體，缺一非孝。若余則生而單寒，不惟缺於養志，並口體亦缺焉。無以為養，無

論酒肉，非所敢望，即穀食亦不能常得，致吾親備極人世之艱危，未嘗一日溫飽，不

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

此子路有負粟之痛，而不孝如余，不敢以之自問者也。凡我同人，幸有親存者，當鑒

予覆車及時盡養，不至如余生為抱憾之人，死為抱憾之鬼，幸之幸也。



聞譽而欣聞毀而戚欣戚由於毀譽乃好名者所爲也不欣不戚方是真實爲己  
毀譽乃吾人生平大關過得此關纔見學力

赤子之心未雜情識純是天真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只是全此天真不爲情識所  
雜不失赤子之初而已吾人自能食能言以來情識日雜天真日鑿記誦之勤見聞  
之廣不惟未嘗以之祛情識而愈以滋情識不惟未嘗以之全天真而愈以鑿天真  
騁私智長巧僞耽功利驚聲名借津仁義色取行違而赤子固有之良本然之心失  
而又失愈不可問耳目口鼻雖與大人同念慮言動迴與大人異非小人而何

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吾人千講萬講亦無非求不失赤子之心  
故必屏緣息慮一切放下內不牽於情感外不紛於物誘泯知見忘人我令胸中空  
空洞洞了無一塵良知良能一如赤子有生之初返本還原纔算造詣

學須自得自得則如掘井及泉時出而無窮若專靠聞見擇識以爲得縱日日得所未  
得得盡古今義理總是從外而入得之他人非由內而出得之自己兩集溝盈涸可  
立待

自得由於深造，而深造須是以道。道非方法之謂，乃率性之謂也。深造而不從心性上用功，不從心性入微處著力，做盡功夫，終是門外鞦韆，竭盡精力，終是煮空鑊，究何有得耶。

斯道非悠忽淺嘗者所可幾，須是動作食息，念茲在茲，如鷄抱卵，如龍養珠，用志不紛，乃凝於神，靜存動察，助忘交屏，不爲情遷，不隨境移，力到功深，豁然頓契，性靈虛明，洞徹言動，悉協天則，此方是左右逢原，此方是深造自得。

識自方能自得，務敦大原，方能左右逢原，若舍自而義襲於外，昧原而惟流是趨，涇涇成規，循迹摹倣，土木衣冠，血脈安在。

學問能約不能約，只看爲學之初所博若何耳，是故爲身心性命而博，則詳說可以歸約，爲增廣知識而博，縱詳說何關於約。

肯爲身心性命而博，則凡有補於身心性命之人，無不咨叩，有補於身心性命之書，無不綜核，惟恐墮於一偏，不能洞徹身心性命之全，故四通八達，不執一隅之見，徧訂互證，諄懇詳說，務期至當歸一，斯用功方有著落，身心性命方有歸宿，若止欲廣見。

聞以儲詩文材料，知人之所不知，以資談柄，此是雜學，非博學。其說雖詳，徒掉脣舌，北轅南轍，入於陷阱，而無歸宿，可哀也已。

問約曰：說在無說處，方知道在心，非約而何？

無聲無臭，此本體之約也。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此工夫之約也。知其約而約之，以求詣乎其實，斯博不徒博，說不徒說。

人人有幾希，庶民何以去之，不學故也。君子知學，故存之，以爲庶民表率。在一鄉則淑一鄉，在一國則淑一國，在天下則淑天下，以己之存，以存庶民之去，自淑淑人而後，世道人心有所賴。

問君子存之，不過自存，安能存人之去？曰：在上則勞來匡直，多方鼓舞，以存其去；在下則倡道講學，多方誘掖，以存其去。若僅自存獨善，而不能善世，世亦何貴有君子？倡道講學，使人人回心易慮，以存一世之幾希，後先相承，學業不斷，以存萬古之幾希。名節至大，守身當如白玉，一有玷污，舉生平而盡棄之，何異西子之蒙不潔，慎之慎之。人貴自新，惡人肯自新，惡人可爲善人，小人肯自新，小人可爲君子。蚤迷而晚悟，昨非

而今是孰能禦之

人性本來無事。知人性本來無事，方是知性。能行乎其所無事，方是率性。靜而無事，不起爐作竈，廓然大公，動而無事，不擬議安排，物來順應，如是則事不累心，心不累事，恆若太虛，毫無沾滯，卽此是性，卽此是聖。

學道原爲了心，一事繫心，心便不了，心苟無事，一了百了。

趙德淵篤志性學，一日與同門徐良甫早飯，忽恍然驚曰：異哉！良甫問狀，知其有覺，旣而楊敬仲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吾人亦能如德淵之都無一事，則幾矣。

人有涵養，沒涵養，居恆無所見，唯意外遭逢，橫逆之來，果能動心忍性，一味自反，坦不與校，方算有涵養。

人生遭際不同，意外之侮，莫非鍛鍊身心之助，於此錯過，便是困而不學。

君子惟其有終身之憂，是以砥德礪行，德成品立，終身有結果，吾人非無所憂，然所憂不過目前家計，及一時遭際，初何嘗念及終身，以故不砥德，不礪行，悠悠度日，終身

無結果，若肯念及終身，雖欲不憂，得乎？憂之如何？上之縱不能如舜，次亦不失爲正人君子，必不肯悠悠虛度，碌碌無成，以終其身。

### 萬章

伊尹躬耕，惟道是樂，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何等胸次？一介不取，何等操持？此方是真樂道。吾人居恆，非不談道，非不自謂樂道，不知胸中果超然無欲，矚然無滓，於凡非道之物，略無少動乎？取嚴一介，不肯少苟乎？若此處不慎，而曰樂道，道可知矣。旨哉少墟先生之詩，有云：人生取與要分明，少不分明百事傾。一介莫言些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問先覺所覺者何道？曰：覺其所固有，乃降衷之實，秉彝之良也。覺則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號呼世夢，共登覺路，共覺其固有，全其固有，不失降衷之實，不愧爲人之名，而後先覺之責始塞。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覺覺後覺，故先覺之覺後覺，實代天宣化，寅亮天工。若自覺而置斯世斯民於度外，不以之覺人，便是曠天工。

問天工固不可曠，然必有伊尹之遇，而後得以斯道覺斯民。否則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曰：只患不覺，果能自覺，覺人遇不遇，非所論也。王心齋一鹽丁耳，偶有悟於聖賢之學，卽以先覺自任，挺身號召，隨機開導，萬眾咸集，人人意滿，雖阜隸臧獲，莫不歡若大夢之得醒。初曷嘗藉名位，羅近溪生平刻意覺人，孜孜若不及，晚年猶攜及門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游金陵，所在提撕，竭脣吻而不倦。老將至而不知，亦曷嘗有伊尹之遇耶？

古者一夫百畝，外有公田以急公，不按畝輸稅，故上農夫可食九人，後世一夫縱有百畝，供稅雜徭及門戶冗耗之餘，能食幾何？

農一也，而有上中下之分，勤惰之分也。然勤惰雖在民，而所以鼓勤警惰，則在牧民之人。牧民者誠舉牧民職業，加意小民生計，勞來勸相，則下者未始不可中，而中者未始不可上，何常之有？蓋古者鄉設鄧長，趨人赴功，教之稼穡，歲時誠令，重本務也。自農官不設，農政不講，地利人工，始不能盡，須是做會典，老人勸督之意，每鄉擇老成勤力，精於農事者，立爲農長，俾專督農。牧民者仍按時躬親省耕，以驗勤惰，以申鼓

舞種植之道雖各有所宜大約不出糞多苗稀熟耕勤耨壅本有法去冗無差四語  
此人所盡知若夫因時制宜曲盡其法則未必人人盡知也其詳莫備於農政全書  
撮其簡易易行同水利書及泰西水法酌取刊布鄉社揭之通衢令人人共見共聞  
庶知所從事地無遺利

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誦其詩讀其書徒知其人可乎知古人所處之不同  
卽思以身設處其地能如古人隨意以盡其道乎否則徒知人論世論之而一一允  
當亦不過史家評斷之常究與自己日用何補

一介不苟之操萬物皆備之量此伊尹之所以爲聖也周子所謂志伊尹之志者此志  
而已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此窮理盡性至命之極則區區循迹倣象者不足以幾此  
古人友德今人友富貴利達而已可歎可歎

### 告子

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不同者理

義同也。若舍理義而言心，則心爲無矩之心，不是狂率恣肆，便是昏冥虛無。故聖狂之分，吾儒異端之分，全在於此。必也循理蹈義，而不爲欲所蔽，斯俯仰無忤，而中心之悅無涯。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爲聖，我不循聖心之所同然而爲愚。同然而乃不然，此之謂自棄。

吾人居恆窮理義，講理義，當其窮之而透，講之而明，亦豈無悅心之時。然不過隨悅隨已，曷嘗實體於心，而以之養心，猶芻豢實入於口，而以之養口耶。義理自義理，吾心自吾心，你東我西，仍舊只是箇常人。

理義吾心所自有，非從語言文字而得。日用平常心上安處，便是格物，格此也。博文博此也，惟精，精此也，惟一，一此也。一而不失，便是允執厥中。理義固所自有，要在中心自盡，戒欺求慊，內省無惡，方得快活，方是真悅。若只要體面上好看，共見共聞處不差，此是有爲而然，非當然而然的。然而然，非聞然而然，終不是自心安然，算不得千古同然。須是自信自樂，可對上帝。



牛山之木因近郊而被伐以故若彼濯濯學人苟欲修身養心宜先離俗遠囂若果養得十分凝定然後說得纖塵不染

居恆讀孟子至牛山之木章不覺太息慨吾人從幼知誘物化其爲斧斤何限弱冠以後知識日增則思慮日紛不計利便籌名旦旦而伐之重以旦晝所爲固有之良愈不可問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枯之反覆心已死矣縱所營皆遂亦不過是鬼窟裏作活計自絕於天何足道也儻能清夜捫心忽爾猛省所謂再回頭是百年人豈不快哉

問操則存然則操之之法何如曰其敬乎敬則中恆惺惺卽此便是心存

學者苟眞實用力操存久則自覺身心爽泰當其未與物接必有湛然虛明時卽從此收攝保任勿致汨昧馴至常虛常明浩然無涯所謂夜深人復靜此境共誰言樂莫樂於此孔子曰樂在其中顏曰不改其樂皆是此等景况也

知所欲有甚於生者而不苟生千古如生知所惡有甚於死者而怕死死猶不死乞人不屑此是乞人一時浩氣一時之不失本心處吾人辭受取予能如乞人此際心

則何下氣喪心之有

學問二字人多誤認，往往以聞見記誦爲學問，以聞見博記誦廣爲有學問，故有聞見甚博，記誦甚廣，而仁義弗由，德業未成者，求諸耳目，而不求諸心故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千古學問斷案，千古學問指南也。故學問而不如，此學問之謂何。

放心不一，放於名，放於利，放於聲色，放於詩酒，放於博奕，放於閒談，放於驕矜，固是放。卽數者無一焉，而內多游思，外多情氣，虛明寂定之體，一有昏昧滲漏，亦是放。雖清濁不同，其爲放則一。

問求之之要，曰要在識得真心，能識真心，自然不放，卽放亦易覺。曰如何方是真心，曰惺惺不昧，天然一念是也。一切放下，方是不放，雜念不起，則正念自存，存則居仁由義，動無不臧，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操縱如意，允執厥中。

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吾儕試捫心自想，居恆果何所從，從大體耶，從小體耶，若中心不能自主，動輒惟小體是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言，鼻之所嗅。

心卽隨之而不思自檢。從欲惟危。自墮於小人之歸而不自知。然則必何如而後可免於小人之歸。曰在乎審所從而己。誠時省時慎。惟大體是從。耳不妄聽。目不妄視。口不妄言。鼻不妄嗅。自奮自振。自作主宰。以神君形。以大統小。役耳目口鼻而不爲耳目口鼻所役。何引何奪之有。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孟子喫緊爲人。示以敦大原。立大本處。象山先生平日自勵勵人。得力全在於此。此學問真血脈也。當時有譏先生者曰。除了先立乎其大。再無本領。先生笑應曰。誠然。

時時喚醒此心。務要虛明寂定。湛然瑩然。內不著一物。外不隨物轉。方是敦大原。立大本。先立乎其大者。能先立乎其大學問。方有血脈。方是大本領。若舍本趨末。靠耳目外索。支離葛藤。惟訓詁是耽。學無所本。便是無本領。卽自謂學尙實踐。非託空言。然實踐而不先立乎其大者。則其踐爲踐迹。爲義襲。譬諸土木被文繡。血脈安在。

孟子以修天爵。要人爵爲惑之甚。今則并修天爵。以要人爵者。亦不可多得。愈趨愈下。言之愈令人太息。

修天爵以要人爵，有爲而爲，固君子之所深恥。然中人以下，果肯有爲，而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則立身猶略有本末。既得人爵，必瞻前慮後，略顧名義，不至十分決裂，猶勝於起初便不修天爵多矣。昔人所謂好名而勉於爲善，豈不勝於不好名而肆於爲惡乎？然則孟子謂亦終必亡者，何？曰：謂夫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利令智昏，變其故態，人怒鬼噴，不亡何待？卽微幸克終不亡於其身，亦必傾覆於其子孫。

君子之所爲，眾人固不識也。眾人若識，則亦眾人而已。又何以爲君子乎？故吾人平日立身行己，惟求信心循理，蹈義爲其所當爲，斯已耳。眾人識與不識，非所計也。

勞苦饑寒，空乏拂亂，一切困心衡慮，徵色發聲之遇，莫非砥礪增益之助。歷觀古來學道修德之士，未有不如此而能有成者也。今夫美珠探於海底，良玉鑿自深山，凡至貴之物，俱從艱險而得。况道德爲貴中之尤貴者乎？故艱難成德，殷憂啓聖，所從來矣。有志者，決不於此錯過。

盡心

不著不察，祇欠一覺，覺則卽行，卽著，卽習，卽察，日用尋常，率性而行，莫非天良，莫非道。

妙不覺則行爲冥行，習爲冒習，終身雖由，無異魚游江湖，不知腹中水，卽是江湖水。此之謂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善乎吳幼清之言曰：夫所謂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耳。天之所以與我者，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爲形質氣血之主宰。舍此而他求，雖行如司馬文正，才如諸葛武侯，亦不免行不著，習不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而踵其後者乃如此，可歎已。

吾人果以道義爲重，自然惟道義是樂，囂囂自得，人知與不知，窮達自不介意。窮則善身，自不失義；達則善世，自不離道。然說時易，允蹈難。反而自思，平生果道義是重，囂囂自得否？果窮不失已，達不失望否？

窮不失已，介潔有守者，猶能達不失望。非才足有爲者，不能殷浩未達時，人擬之管葛。咸曰：深源不出，其如蒼生何？厥後深源既出，其如蒼生何？甚矣民不失望之難也。故學貴實際。

有待而興，已是凡民待而不興，民斯爲下。

豪傑豈是天生，不過一念自奮，能奮則凡民卽爲豪傑。世有文王，則當奮然思齊，世無文王，不妨自我作古。聖賢雖往，而聖賢遺書未嘗不流布天壤，乃束書不觀，觀亦不奮，是凡民不若矣。想是性與人殊，天原未嘗賦以知覺，以故漠同木石，識得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自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性豈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卽生死亦然。

不學不慮之良，乃人生本面，學焉而悟此，猶水有源，樹有根，人有脈，學焉而昧此，猶水無源，樹無根，人無脈。孟子論學，言言痛切，而良知二字，尤爲單傳，直指作聖真脈，先知能竝言，後知愛知敬，單言知，而不言能者，蓋知爲本體，能乃本體作用，猶知府知州，知縣苟真知之，則能在其中矣。後陽明先生以此明宗，當士習支離蔽錮之餘，得此提唱，聖學真脈，復大明於世，人始知鞭辟著裏，反之，一念之隱，自識性靈，自見本面，日用之閒，炯然煥然，無不快然，自以爲得，向也求之千萬里之隔，至是反諸己而裕如矣。鳳麓姚公遇友以陽明爲詬病，公曰：何病？曰：惡其良知之說也。公曰：世以聖

人爲天授不可學久矣。自良知之說出，乃知人人固有之，卽庸夫小童皆可反求以入道。此萬世功也。子何病？其友豁然有省。

良知人所固有，而人多不知其固有。孟子爲之點破，陽明先生不過從而申明之耳。若以良知爲偏爲非，是以孟子爲偏爲非，自己性靈爲偏爲非矣。自己不認自己，惑也甚矣。

問學須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中正無弊。單致良知，恐有滲漏。曰：識得良知，則主敬窮理，存養省察，方有著落。調理脈息，保養元氣，其與治病於標者，自不可同日而語。否則主敬是誰主敬，窮理是誰窮理，存甚養甚，誰省誰察？

自性本體，原無爲，原無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復其原來本體，纔算工夫。居恆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便是真聖學。道德在此，人品在此，何用他求？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誠哉是言也。疾疾固不止於病疾，而病疾之櫻，亦莫非進德之機。入道之緣。蔣道林先生諱信嘗抱羸疾，及病甚，噦血危矣，乃謝卻醫藥。

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泠然有省之。

閒而沉疴已溘然去體矣。嘗曰：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的念頭一齊斷卻。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閒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如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向來靜坐，雖亦有湛然時節，只是箇光景。這聖學立根處，豈能容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又嘗自謂：生平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

率性而行，便是踐形。行不率性，便被形踐。踐形，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天性。用事動不違，則形踐，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莫非形色。用事動輒違，則

問必何如而後可以踐形？曰：在識性。識性方能率性。大立則小不能奪，根心生色，粹而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動容周旋，卽性卽天。

學以養心爲本，養心以寡欲爲要。以無欲爲至，欲不止於聲色臭味安佚。凡人情逆順，世路險夷，以及窮通得喪，毀譽壽殀，一有所動，皆欲也。皆足以累心。累寡則心存，累盡則心清。心清則虛明，公溥耳。目口鼻雖與人同，而視聽言動，渾是天理。安身立命。



超凡入聖之實其在斯乎

戰國時邪說勝而正道微。孟子救之之策。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在今日虛文勝而實事衰。其救之之策。亦只在反經而已矣。先反之一念之隱。以澄其源。次反之四端。以濬其流。視聽言動。務反而復禮。綱常倫理。務反而盡道。出處進退。務反而當。可辭受取予。務反而合宜。使萬古不易之常經不虧。則大經立矣。出而在上。以之經綸天下。一以實行率人。鼓舞獎勵。多方振德。人自感化興起。咸知實行為榮。不實行為辱。如是。則道德可一。而風俗可同。處而在下。一以實行倡人。轉相開導。染濡薰陶。人漸知所嚮往。漸思敦本尙實。恥事虛文。如是。則學術可正。而風氣可淳。此今日救弊之第一著也。

四書乃萬古不易之常經。日用常行而不可違焉者也。吾人口誦而身違。書自書。我自我是。謂叛經。講了又講。解了又解。徒誇精鬪奧。藉以標名。是謂侮經。士爲庶民之首。經先不正。庶民何由而興乎。先自作慝。何望他人之無邪慝耶。然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從今淬礪維新。是圖反之於身。區用常行。以爲庶民榜樣。民實有心。難道不

是欽是慕、觀感興起、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人之所以爲人、止是一心。七篇之書、反覆開導、無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後、學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陽明之致良知、簡易直截、令人當下直得心要、可爲千古一快。而末流承傳、不能無弊。往往略工夫而談本體、舍下學而務上達、不失之空疎、杜撰鮮實用、則失之恍忽虛寂。雜於禪。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約之爲主敬窮理、以軌一學者、使人知行並進、深得孔門博約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工夫而昧本體、事現在而忘源頭、卑者沒溺於文義、葛藤於論說、辨門戶同異而已。吾人生乎其後、當鑒偏救弊、舍短取長、以孔子爲宗、以孟氏爲導、以程朱陸王爲輔、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體、居敬窮理、涵養省察、以做工夫。既不失之支離、又不墮於空寂、內外兼詣、下學上達、一以貫之矣。

學術之有程朱、有陸王、猶車之有左輪、有右輪、缺一不可、尊一闕一、皆偏也。



反身續錄序增補二孟小引

反身錄刊布問世矣茲錄二孟之所待增者爲一冊蓋在昔丙寅之歲敬錄此書草稿初具而學憲淝水許公索先生未布之書時卽以此請教蓋意圖就正云耳不意許公見而悅謂自孟子揭求放心之旨而千古學問之大要明今先生以反身之旨揭讀書綱領其功上繼孟子可以無媿遂不謀而授梓行世意良美矣顧原本原屬敬參訂未詳之書中閒未符先生原意者實多又二孟錄尙未竟抑尤有待增補而未及增補爲可惜耳寒士貧生重翻無力徒付慨歎暇日乃錄二孟合入之條另爲一帙藏之篋笥自今當節口縮腹冀量聚微貲他日佐工而續梓焉乃若全錄待正之刻則自分終身徒抱鬱抑而已外又有年來書答一冊亦手錄成冊以待他日補入全集云

門生王心敬百拜識

反身續錄序

反身錄舊梓於 學憲淝水許公當時以 許公急欲以反身之旨風示士林使知讀書不徒在口耳之末故不待其錄之完而遽以授梓甚盛心也然二孟缺然尚非完書海內同志惜之茲芳藻等僭不自量校讐二孟續錄之條附梓其後共成八卷以公同好於戲自聖學不明學者誦讀六經孔孟之言不過為資聞見博富貴之階梯論者以為經不燬於秦火而燬於後儒之誦言忘味得 先生反身之說而孔孟窮經致用之旨始明則是有六經孔孟之言必不可無 先生之是說若曰反身二字不過理學先

生家之常談芳藻等竊不敢許為知言

康熙壬午歲二月朔日韓城門人賈緝芳 程伊藻頓首拜誌

有公見而對語自孟于歸來以心之旨而于古學問之大要即今 許公以反身之旨  
其具而 學憲淝水許公案 洪武大亦之書和明以流龍蓋意圖錄流之其不  
又良於許公問卦矣茲錄二孟之說而許公錄一冊蓋恐其丙寅之編寫編流傳事  
其與續錄二孟小也

二曲集卷之四十三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淝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上

梁惠王

七篇之書，言言痛快，豁人心目。君相由之，足以撥亂返治；旋乾轉坤，韋布由之，足以壁立萬仞，守先待後。當時目為迂闊，當時所以不治；後世誦而弗由，何異買櫝還珠。當時功利成風，人皆隨風而靡，此風不革，則致治無由。孟子目擊斯弊，故一承梁王之問，即極口力闢急先務也。

此風要自上革，上不好利，則源清；源頭一清，流無不清。上下俱清，自然民安國泰，世躋雍熙。若利源不清，此風不革，而欲民安國泰，世躋雍熙，是猶卻步而求前也。善乎汲黯之對漢武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汲黯之言，豈惟深中漢武之病，實中天下後世學人之通病。當其志學之初，非不浮慕往哲，欲做君子，然大半越做越假，多做不成，只緣利心未清，而內多欲也。雖嘗顧名思義，黽勉爲義，而賓義主利，終是有爲而爲，爲術愈工，則爲病愈深，饒是遮蓋周密，到要緊時候，不覺本態發露，大喪生平隱微之所自以爲利者，究竟反成大利之一字，毒埒於鳩，鳩一入口，便喪命，利一薰心，便喪品。

論學於今日，不必談玄說妙，只革去利心，便是真學，絕去利源，方是真品。否則徒飾皮毛，病根終在。

集註謂孟子拔本塞源以救弊，誠哉是言也。繼孟子而爲拔本塞源之論者，莫暢於姚江王子。其言最爲痛切，讀之真堪墮淚。吾人宜揭之座右，觸目警心。

仁義曷嘗不利，只患人不仁義耳。天子仁義，則天下欽仰；天下欽仰，斯天下隆昌。卿大夫仁義，則朝野欽仰；朝野欽仰，斯爵位隆昌；士庶人仁義，則鄉縣欽仰；鄉縣欽仰，斯身家隆昌；回視惟利是耽，品污望輕，人所羞齒者，果孰利而孰不利耶？

梁王以制勝雪恥爲問，孟子答以修其孝弟忠信，可使執挺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不惟

當時乍聆之以爲迂，在後世驟讀之亦未有不以爲迂者，然而非迂也。人心爲制勝之本，人倫修明，忠義自奮，情所必然，無足疑者。天啓初，邊事告急，遠邇震恐，馮少墟先生時爲副院，慨然曰：此學術不明之禍也。於是限日率同志士紳立會講學，千言萬語，總之不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及聖諭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六言。當人心崩潰之餘，賴此提撕，激發天下當十萬師，使天下曉然知有君臣父子之倫，三綱之道，明而樽俎之容，威於折衝，亦孟子修孝弟忠信以撻秦楚，堅甲利兵之意也。或曰：此何時也？而猶講學。先生曰：此何時也？而可不講學。講學者，正講明其父子君臣之義，提醒其忠君愛國之心。正今日要緊第一著也。或又謂：方今兵餉不足，不講兵餉而講學，何也？先生笑曰：試看今日疆土之亡，果兵餉不足乎？抑人心不固乎？大家爭先逃走，以百萬兵餉，徒藉寇兵，齎盜糧，只是少此一點忠義之心耳。若要提醒此忠義之心，不知當操何術？可見講學誠今日禦敵要著。由先生斯說觀之，益知孟子之言非迂，而人倫之修在所不容緩矣。



自孟子此章剖析仁義與利利害後復以義利分別舜蹠利非所尚而仁義非迂學者類能言之顧義利公私之閒爲端既微而人心濡染之久出義入利勢又甚便自非有格物致知之功實造乎意誠心正之地將有利心乘於不自覺而仁義牽於不能自勝者故清源拔本之要在平日實下居敬窮理之功然非有真師友真識見則或有毫釐之差而流害或至千里之謬故欲居敬窮理又必以講學取友爲急也此理之相因斷不可易者乃今之學者或以爲學不必講甚者以講學爲詬病噫其亦不思而已

觀移民移粟之術不足以致民多則知吾輩幫補湊泊之學不足以明明德學不務本而以德之不明歸咎氣質是猶王道之不行民不加多而罪歲也孟子曰王無罪歲則天下之民至余亦曰學無咎氣質則德明矣

惠王盡心於移民移粟在當時亦費許多轉搬安插之術孟子尙不許其盡心後世爲民父母行政平日既無先事預防之圖而臨荒又坐視其死而莫之救甚者或益之以暴征橫斂從而迫之死亡盜賊之塗吾不知清夜之閒果何以自安也耶此又梁

惠王之罪人矣

荒政無奇策，皆不過權宜補救於什一耳。卽行之盡善，僅足以救民之死，而不足以贍民之生。故聖賢言治，皆以平日力行王道爲要。但在今日時異勢殊，與古昔作用必不能盡同。如孟子言王道之始，在重農事，明禁戒，王道之成，在制田里，教樹畜，興學校。今欲力行王道，唯重農興學二事。今昔不異，其餘則不免於今昔異宜。古法旣不能盡行，而王道又不可以苟且粗略而成。吾人讀書論世，正須從此反身實究出一段不乖於時，不悖於古的大經大法，使他日得位行道，不必盡襲成跡，而亦足使民養生喪死，如古時不必盡摹古法，而亦足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如古時然後爲通時變善讀書也。不然不達其意，而徒古法之泥，縱於前人之言解得明說得當，究成何濟。

問古法旣不可盡復，王道又不可粗略苟且而成，今欲行之，何施而可？曰：擇吏重農，輕斂禁暴，其始乎？明禮正學，興賢其成乎？得其人則法行，非其人則法廢。責實效，慎保舉，此擇吏之要也。農者國之本，民之命，勸相有術，而後地無遺利，審其土宜，通其有

無如水利其最要矣次如種樹種蔬種藥之法必詳必備則生眾而民富國足矣此重農之要也稅斂無藝則吏緣爲奸究之上之所入無幾而民之受害無窮非時不征額外有禁則民力寬然有餘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輕斂之要也污吏漁民豪強兼并奸胥網利有一於此皆爲民蠹此禁暴之要也夫如是則吾民養生喪死無憾矣養生喪死無憾此王道之始也禮不明則體統陵體統陵則民志惑民志惑者僭奢之端禍亂之原也自君后以至庶人自祭享以至日用飲食自宮室以至車服器用貴賤有章隆殺有等崇樸尙雅黜浮去靡如是則上下志定而用度節約民有餘財國無乏用而天災人害可無虞矣此明禮之要也學術者人心風尙所關人才所由出也無所統一斯小辯起而害道矣明孔孟之大義距異端之邪說無妄分門戶以壞吾道之大全無徒徇皮膚以戕聖學之血脈可大可久無黨無偏此正學之要也有治人無治法治以賢始卽以賢終然無所待而興者其惟聖人乎其餘則皆俟乎上之振作鼓舞矣而興學校其首也其法則禮記之說詳而前朝王文成之說更爲精明可用慎師儒其次也其法則宋明道先生上神宗之說爲至要而可行精

選舉嚴考成又其次也其說則周禮與戴記之言備矣以至宗族勳戚之學必嚴武弁侍衛之教必詳則大學衍義補之所條陳可斟酌而採取矣教化明則學術端而人心正人心正則人才蒸蒸然出而不窮人才眾而天下有不久安長治者乎此興賢之要也如是則頌白不負戴而黎民不饑寒此王道之成也人君誠以是道實心行之公卿大夫誠以是道實心奉行之吾見三代之治可復見今日也若夫井田封建之宜興宜廢則存乎時與人區區執一偏之說以爲必宜復必不可復者皆非至當之論也

觀仁民在先去其害民可見養心在先去其害心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其同類相殘也吾輩同師堯舜同學孔孟或以意氣不合而排擠心生或以學術不契而譏貶妄加又或不論學脈之真僞偏全迎合時好假衛道之公名爲趨時邀名之藉詆斥正學訕譏先賢此真以人食人也心忍於率獸食人矣吾黨戒之

施仁章不爲孫吳出奇制勝之術而實爲強國雪恥之大本大本乃謂之經後世言兵

者不此之論而徒以孫吳權謀變詐之術爲經失其旨矣故今之七書謂爲兵家權謀術數可也不可以爲經

或問孟子受梁惠王卑禮厚幣之聘久處於梁何以一見新君而愬然卽去先生曰敬者德之聚言者心之表襄王初政任大投艱見賓師而容貌辭氣慢易粗率如此則其他可知德器如此其不足以有爲可知矣不足有爲而久留是干澤也焉有君子而干澤者乎此與不受齊萬鍾百鎰同義未可議也言畢因顧心敬曰容貌辭氣豈細故哉詩云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王道本於不忍聖學本於無欲外不而言治是雜霸之道而非王道也外無欲而言學是支離之學而非聖學也

民有恆產然後可望其有恆心故明君將欲興學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產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後可望其知禮義也後世言治者動曰興學校卻全不講爲民制恆產不知恆產不制而責民以恆心是猶役餒夫負重驅羸馬致遠縱勉強一時究之半途而廢耳此卽以古先聖王教民之法教之尙不可望其一道德而同風俗况以

後世苟且具文嘗試而可望其治禮義哉。王道既湮，不特後世無行先王之道者，即求一知治本者，與之言先王之道，亦不可得，可歎也夫。莊暴

以小事大爲畏天，以大事小爲樂天。今之學者，一無所知能，而傲然自大於先生長者之前，其悖天甚矣。

樂天者保天下，學者亦須有此襟度，然後可云萬物一體之學。或問如何養此大勇，曰：明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而學聚問辨，寬居仁行，則集義而生矣。

或問古者什一而取，國用而外，如何得有留餘，以常施補助之仁，曰：古人凡事皆爲民起見，公田之入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爲出，故三年必有一年之餘，九年必有三年之餘。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言節以制用，大田之入常留陳以食農民也。曰：今之社倉，得古之意否，曰：古以貢之官者賜之民，社倉以責之民者俵之民，古者食民則併其本而給之，社倉則不惟收其本而並斂其利，其意已與春秋補助取陳食

農之義。天地懸隔矣。且其散之無法。則困竭廩虛。而遇凶無以用。主之非人。則姦猾邀利。而貧民無實惠。又豈得與古者取陳補不足。助不給之美意。良法同乎。曰。常平何如。曰。其意善矣。然非得賢者主之。適成聚斂病民耳。爲今之計。古法旣不能遽復。必也社倉而兼濟以常平。以常平備儲畜。而使豐凶有備。以社倉歲賑貸。而使農耕有藉。更爲之慎擇有司。嚴立條格。以杜胥吏舞文侵漁。富豪乘時射利。姦猾冒名妄食之弊。如是。則民有實惠。而國家亦可賴以無水旱之憂。雖不能無愧於古。亦庶乎善於今之法矣。

講至從流下而忘反四句。先生愴然而嘆曰。今之學者。不講於敦本務實之學。而役役於辭賦詩文之場。甚者馳逐乎富貴聲華之域。窮年卒歲。敝精疲神。而不知反。吾不知謂之何。小子戒之。

好貨好色。齊王以爲病。孟子不惟不以爲病。而且進之於王。蓋王道初不外乎人情。七情之發。卽聖人不能無。但在得其正。得其公耳。同民則得其正而公矣。其於好也何病。後世儒者不達此義。卻遷就其說。謂孟子欲行其道。姑借此引進時君。爲信用之

機審如是，是枉道而徇人矣。尙何道之行哉！大抵後世游談無根之說，多類此。

五官百體，倫物日用，此吾輩之四境也。一有不治，卽爲負天地生我之意。與受託而負友受任而負君同罪。吾輩戒諸

用賢固在用察，然用察亦非易事。鏡必先明，而後妍媸無能逃其鑑。不然，將有以賢爲不賢，以不賢爲賢者矣。故人君以居敬窮理稽古親賢爲本務。

爲室必求大木，琢玉必使玉人，爲治而不務求賢，爲學而不務得師，愚亦甚矣。爲政不在地之大小，爲學豈限於資之敏鈍，行仁則百里可王，力行則愚柔強明安燕。所以安天下之兵息機，所以靜吾心之妄，異事一理。學者能於此反身而體驗之，其於學也，思過半矣。

公孫丑

聖學明於宋而光於明，其在今日，可謂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矣。有志者誠能遵而由之，當不待窮搜苦索而會極歸極，信所謂事半功倍也。吾輩當自奮，無自棄。

告子有志心學，只爲不達心體，故差入硬把捉一途去。今之學者，茫不知心爲何物，見



先達言主靜亦主靜，至有輕視一切倫理，爲繁文瑣節，而冥目跏坐於暗室屋漏之中，以爲道卽在是者，不知此與告子何異。

至大至剛，孟子分明將浩然之氣形容矣，而先曰難言，蓋難言，非謙辭也，卽其言者，特於不可形容中，姑強形容之耳，然則吾輩讀古人書，須默會於意言之表，然後見古人立言之心。

養氣以集義爲功，須要明得何者爲義，如何爲集，然後可望其生浩然之氣。今之言集義者，吾見其義襲而取耳，所以資談柄則有餘，當大任則不足。

工夫不離本體，識得本體，然後可言工夫。今人不識本體，開口言勿忘勿助，不知早已入助忘也，以病爲藥，宜其服藥而病轉增也。

助忘異病而同根，此等病從標末上偏救之，終於撲東生西，須用拔本塞源之劑。問如何謂之善言德行，曰：青齊之士善言海，秦蜀之人善言山，凡夫閱歷身處之久者，其言之也倍親，故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顏閔有德之人，其言德行也不啻數家珍，辨一二自一一於血脈上說得親切的，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

問孟子願學孔子，先生何所願，曰：願竊比於我，孟子而已。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學者必有此識見，然後可以論世知人。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此非精義入神者，不能。今人無精義入神之功，而好以成跡雌黃，  
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仁榮不必大國之畏，然後見其榮，卽其問心而俯仰無愧，榮也。何如不仁之辱，不必受  
侮而後見其辱，卽其自反而忤心汗背，其辱也。何如。

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心生，孺子豈必親於我哉？吾心生機之發於此，自不能已耳。  
夫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今人於骨肉之閒，往往視如路人，或至視如讐敵，其爲滅絕  
天性，自枯生機，甚矣。

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謂之自賊，謂其君不能，謂之賊君，今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皆與堯舜同，與孔孟同，與周程張朱同，而往往謂堯舜不可至，孔孟不可學，周程張  
朱不可企，吾不知人將謂我何，其亦不思而已。

恥之一字，人品心術善惡生死之關，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爲人君而有恥，則

必恥不爲堯舜，恥不爲堯舜，則必爲堯舜矣。爲人臣而有恥，則必恥不爲禹稷臯夔。恥不爲禹稷臯夔，則必學禹稷臯夔矣。爲學而有恥，則必恥不爲孔孟周程。恥不爲孔孟周程，則必爲孔孟周程矣。故有恥則爲賢，爲聖而無不足，一無恥則爲愚，爲罔爲小人而有餘，恥之所關大矣哉。

天時

古之學者，君就則見，君召則不往見，非是自高其身分，道固如是耳。今之仕進者，囚首跣足，求進乎有司之門，以僥倖於不可必之知遇，嗚呼！其視古之學者，抑何不相侔也。

士必有恥，而後可望其服道德、建功業。故古之時，在上者遇士以禮，以作興其羞惡之心；士亦以道自重，以無虧其羞惡之實。是以居上有功業，在下有禮義。後世場屋待士之法，上之所以求之者，既非所以重之，下之所以自獻者，亦不知所以自重。習以成風，皆莫知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士之始進如此，則其平日之服習乎道德可知矣。既不知道德，尙何望其建功立勳，以無負於朝廷之任使哉！噫！弊也甚矣。

不受百鎰、不受萬鍾、非其義一毫不以假借。如孟子者，始可謂財上分明、名節者衛道之藩籬。辭受者立身之大節。學者談仁義、服道德，必須有此操守，然後學爲眞學、品爲眞品。

孟子論周公之過，不諱其過，而卻於其中，指出無過之實。如孟子者，纔可謂之論世知人。纔可謂之觀過知仁。今人論人，不原其心，而惟迹之泥，往往於無過中，吹毛求疵，其亦異於孟子矣。

古人論人，往往於有過中求無過。今人論人，往往於無過中求有過。古人好成人之美，今人好成人之惡。今古人品心術之懸絕如此，可歎可歎。

改過是美事，人卻不喜爲。文過是不美事，人卻喜爲之。眞是不知好歹。

### 滕文公

人性皆善，吾之性，卽堯舜之性，故曰道一。曰有爲亦若是。曰堯舜可爲，此實理實事。今人卻以爲孟子故意引進人爲善，非眞人皆可爲堯舜也。此等議論見識，不惟不信聖賢，自小其身分，亦且甚壞人心術學問。某見此等，必深辨而痛闢之。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自漢文不學臨終遺令短喪以日易月後世相沿遂成故事晉武雖復而未純復唯魏孝文毅然不顧盈廷之議一如古制與滕君可謂異世同揆余每讀其批答廷臣之言未嘗不爲之墮淚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後世喪制往往以日易月獨不思父母當時鞠育顧復懷抱提攜之恩亦嘗以日易月否

禮三年之喪三年之內齊疏之服飭粥之食不御內不露齒不羣立不旅行不飲酒茹葷恆處苫茨後世士庶名爲居三年之喪然多不過衣白三年而已矣夫居喪而止於衣白卽三十年不難矧三年乎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今庠序未嘗不設學校各處皆有而教安在哉不但立身行己之道濟世安民之務夢想所不及卽章句文藝之末習登堂畫卯之故事亦寥寥無聞士不皆才豈士之罪興言及此可爲太息

井田之行古今紛如聚訟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有一輩人謂必不可復夫大冬之可爲大夏萌芽之可爲合抱安在井田之必不可復於後世然大冬之不能遽爲大夏萌

芽之不能遽爲合抱。又安在井田之能遽行於今日。兩家各執一偏。而不能相通。宜其抵牾而不合也。卽如三代而後。授田之制。唐爲近古。然實是緣周隋遺制。而緣飾之以成其制。今謂井田之必不可復。何以於王制久湮之後。而唐獨能行之。今謂井田之可以遽復。何以於留心均田之周世宗而終未能行。大率古法無必不可復。亦無必不可復。亦視乎其時與人耳。學者論古不時之思。而區區執可不可以爲說者。是皆游談無根之說。非定論也。

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必能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繼絕學而開太平。乃爲大人之事。否則終不免於小人之歸。

二曲集卷之四十三終

事有因循不效其心人必謂之...  
 故夫...  
 當...  
 恐...  
 田...  
 一...  
 其...

二曲集卷之四十四

二曲先生口授

鄂縣門人王心敬錄

富平李因篤子德

甫全校

淝水許孫荃四山

孟子下

離婁

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可見人主有志平治天下須是力行仁政如果力行仁政要在取法先王凡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咸宜確可通行者奉以為準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妨斟酌損益期適時務規模既定蚤作夜思心二帝三王之心行二帝三王之政勵精圖治終始不變如是而民不被澤世不雍熙吾不信也後世人主言及法二帝三王輒逡巡畏縮不敢企殊不思二帝三王亦不過一人耳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夫顏氏子以閭巷微布衣尚不肯讓舜况人主居二帝三王之位御二帝三王所御之天下反不能法二帝三王所行之仁政



登寶山而空同，一微布衣不若於心甘乎。

法二帝三王端治本以立大綱，漢唐宋明經國之制亦不妨節取其長，隨時補偏救弊，以詳致治之目，綱目具舉，萃歷代之美以爲己美，其於平治天下也何有。

法非膠柱鼓瑟，如新莽之王田效古，荆公之新法動依周禮也。神而明之，與時消息，中統中會務協機宜，方爲善法。

堯舜必藉仁政以平治天下，而究其所爲政者，皆自一念不忍之心推而達之，則是仁政者治天下之規矩六律，而仁心者又仁政之規矩六律也。心得其養，仁政自沛然而出，康誥所謂保赤誠求而不中不遠者也。故王者必以正心爲第一義，而人臣事君必以陳善閉邪爲恭敬。

講至城郭不完節，先生曰：湯武行仁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其季也，皆以富有天下而亡，以至漢唐隋宋莫不皆然，可見聖賢之言信而有徵。讀孟子此言者，切毋以爲迂而

忽之。

卷四 人心

城郭甲兵之不完不多，田野貨財之不闢不治，此皮膚之病，無禮無學而賊民興，則病

在膏肓矣。聖賢論事，如秦越人治病，直洞徹人五臟，故其論治，不憂其標末，而特探其本原。區區摹擬古方者，何足以知之。

責難陳善，不特事君宜爾，卽事師交友亦然。

不以堯舜自期者，是謂薄於自待；不以堯舜望君者，是謂薄於待君。然究之，薄待君者，正其薄於自待，故孟子處處以堯舜三代望時君，正其以唐虞三代人物自處也。

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余亦曰：欲爲人，盡人道，亦法孔孟而已。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民者也；不以舜之所以事堯者事君，賊君者也。余亦曰：不以孔孟之所以修身者自修，自賊者也；循此則聖賢，悖此則狂愚，出此入彼，一念罔克之閒而已。吾輩須自奮自立。

道無中立之處，非仁則不仁，似若易辨，然學術不明之日久矣，非真有體認天理之功，以造乎識仁定性之域，恐亦未易辨於毫釐疑似之閒。故程門以體認天理爲要訣也。

祖父之惡，非子孫之孝慈所能改；則知子孫之善，亦非祖父之不善所能掩。鯀圮族而

禹不失爲聖，仲弓父賤行惡而不失爲賢，人固在自立何如耳。

孔孟千萬世宗爲達禮樂之原者，孔子論禮樂在玉帛鐘鼓之表，孟子論禮樂在事親從兄之閒，則禮樂之意可知矣。後世論禮樂者，區區於節文度數之末，蔑灰黍粒之餘，真是癡人說夢。

一日講至先聖後聖揆一，先生曰：豈特聖人同一揆，吾輩此心此理亦與先聖同也。又豈特吾輩卽凡民知能之良，亦與先聖同。特吾輩不自信，不能自成自道，自失其權度耳。

因民之所利而利，則上不費而及人廣。故君子但平其政，使民皆自爲利而不必其出於己，是所謂不費之惠也。方今旱災爲虐，救時之急務，莫如勸農民急興水利。此伊尹救旱之政也。竊聞當事者，皇皇議所以賑備之策，而未知使之興自然之水利，以自爲利，嗚呼！惠則惠矣，及人能幾何哉！

學問有本原則源泉混混，放乎四海。苟爲無本，涸可立待。可見爲學當先立乎，其大者庶民去之，庶民自去之也。君子存之，君子自存之也。若其所以去者存者，則初不因庶

民君子而爲去存，知此則知時有今古，人有智愚，而此道未嘗不流行天地之間。由仁義是從性上起用，行仁義則情識用事矣。此誠僞之分，非安勉之別。後世學術，大率皆是情識用事，其與凡民恣情縱欲者，雖有清濁之分，其爲害道而戕性一也。

知之真自然行之當，舜有明物察倫之真識，故能爲由仁義行之實行。今時學者無致知之功，其有志者，不過摹倣其近似者，以緣飾於事爲之末，初非有真識見，安得有真踐履。故終其身，在仁義之中，而終其身，在仁義之外。此大學之序，先於致知，而中庸之要在於明善也。雖然，學絕道喪之餘，非有真師友相與講切，縱日鑽研探賾，亦終歸於妄見而已。故少墟先生以講學爲學者第一務也。

文王惠鮮懷保，尙視民如傷，其在後世，更當何如。誕登道岸，尙望道未見，其在我輩，更當何如。

視民如傷，如文王，然後可謂真愛民。望道未見，如文王，然後可謂真望道。無文王之心之志，而曰我愛民，我望道，吾不信也。

端人取友必端，此自是實理。然以唐堯之時，而鯀兜列朝，伊川之賢，而邢恕爲友，人之

所遇亦有幸不幸耳必執此以論亦恐有無邊受屈人矣  
孟子論自反以舜法天下傳後世而我不能爲可憂此蓋是較量於舜我之閒舜如彼  
爲聖人而我乃如此爲鄉人有不容不愧且憂耳非是爲不能法天下傳後世而憂  
也此是爲己爲人之辨不可不知

鄉愿人皆稱爲原人而孟子獨惡之匡章人稱其不孝而孟子不失其禮貌聖賢取人  
真如伯樂相馬獨鑒於牝牡驪黃之外後世學者貴耳賤目如史斷史評之類往往  
隨人口吻雌黃古今人物不知屈了多少人心我輩論人要當以聖賢爲法

### 告子

自義外之說倡不特霸術假借之弊由於此卽佛老虛寂之弊亦由於此其在今日不  
特佛老矣卽吾儒循跡摹象之學亦由於此憂在彼者孟子力辨之憂在此者責不  
在吾輩而誰責  
仁義非由外鑠孟子分明爲人指破近世乃有號爲大儒而其學不免枝枝葉葉尋諸  
外其顛倒甚矣

抱璧而索諸途則人必以爲愚仁義禮智自有而自外之可憐也夫

心之理義凡民與聖人同而凡民甘心遜美於聖人者只是不知吾心真理義之所在耳然則象山先生指示本心陽明倡明良知是直將箇箇人心仲尼還各人真於人有起死回生之功而陋儒徒以影響近似之疑指摘不已真自賊其心者也

象山先生每教人常誦旅獒及牛山之木以下數章此言深有味

專則精卽種樹學弈可悟學道

心者身之主有心則有身無心則無身人莫不知愛其身而不知愛其心真所謂不知類也故善愛身者護心如護眼使纖毫塵渣不得入其中而爲清明之障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矣

當此學術不明之日世人如何便解得辨體之大小貴賤須是得有志者共講明心性之學以指迷導惑乃可

良貴有無味之味只是逐馳聲利人精神馳騖不知嘗耳

三子不同道而趨歸於仁可見聖賢立身行己自有一段真血脈流貫其間區區形跡

皮毛之閒，不足以盡之，必以形跡論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自爲，則必歸於義襲而不足以成己。

爲學而矜才能，較勝負，計效驗，論多寡，是亦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之類，吾輩須切己自反。

艱難拂鬱，天之所以成我，古之聖賢豪傑，莫不從此成德達材，吾輩遇逆難境界，非怨天尤人，則頽偷苟且，豈不負上天玉我之意。

處困而怨天尤人，固不可，偷安苟且，亦不可，須是從這裏尋條正路，八字著腳，平坦坦行，將來直巍巍打出去，纔是大丈夫真豪傑。

盡心

盡心由於知性，知性乃能知天，今人誰解知性，既不知性，如何能盡心，知天故必須是有學問思辨行之功，而又得真師友，乃可。

夭壽不二，是真將生死，夭壽浮雲同視，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不能。陽明先生以爲此困勉之事，下學之功，失之矣。

誠身之樂，孔孟而後，宋明三五人耳。他人紛紛之說，總如射覆。

反身而誠，則行著習察矣。

或問如何謂之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曰：以佚道使民，謂以所以佚之者使之；以生道殺民，謂以所以生之者殺之。卽如而今吾省大旱，當事者能教之開渠穿井，興水利，以灌麥豆，是卽以佚道使民也。其或不率，則嚴刑以懲，是卽以生道殺民也。

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過化存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居深山與木石鹿豕游處，而無憎無惡，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由前爲無物，由後爲無我。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艮卦象意，非舜莫能當之。學者能辨三樂，王天下不存之義，則孔顏之樂，可類推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見得人卽道德到聖人田地，亦只成無虧。此七尺之軀耳，可見未至於聖人者，不免負天地生身之義。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此說惟知大學先後本末之義者知之。世之以名物象數爲學者，不足以語此。孟子後，象山先生深達其旨，故其論學常發此義。



秦漢而後民爲貴之義。時君世主罕知其理。故往往虐用其民而不足以祈天永命也。講至見知聞知。先生顧心敬而命之曰。道統之在天地。猶脈理之在人身。脈調而身泰。脈滯而身病。主持世道救正人心者。責不在聖君賢相。卽在吾儒。顧前乎此者。經訓蕪於異說。學術淆於意見。自非上智之姿。竭終身探討之力。未易與精一一貫之傳。方今六籍大明。學術歸一。前有孔孟爲之宗盟。後有宋明諸儒爲之羽翼。其視古昔時易而逕直。不啻萬萬其勢。吾輩苟奮然自立。雖去聖云遠。見知無從而由其著述。可以會其精神。緣其行履。可以得其心性。眞所謂適康莊而由坦途。一指顧而會極歸極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張子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吾輩賴天之靈。得爲男子。且知向學爲儒者。須頂天立地做一場。乃不愧上天誕畀之意。悠悠天壤。誰當負荷。小子勉之。

歷年紀略序

吾

師二曲先生閉關謝客嚮往者無從識荆咸欲悉其生平以當親炙謂小子羅嗣及門有年知之最詳且以先生疇昔左輔毘陵之游往返僅數月猶東行有述南行有述而居恆履歷顧缺焉無述斯亦從游者之責也羅嗣爽然自失惘然汗下逡巡久之於是謬不自揣謹撫平日耳聞目覩并篋藏散文零錄一一有據之實逐年按月詮次成帙一言一字成本成語恭錄曰歷年紀略聊以備覽庶先生之生平可攷而知也抑區區竊有感焉小學謂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先生早歲喪怙既無父兄又無師友孤苦自奮備極阨患從萬死一生中屹然成立故論者嘗譬諸蓮他人成立猶蓮之生於水順而易獨先生成立猶蓮之生於火逆而難先生爲其難以邁其易今年踰耳順身愈困而道愈亨然則覽斯編而誠有以振興則亦無難之不易矣是爲親見先生面親承先生之切砥否則即日相晤對夫奚益

富平門人惠靈嗣沐手百叩謹識

附

李先生柬

昔吳康齋先生自著日錄楊椒山公自撰年譜近世辛復元夫子自記歷年吾讀之有感於中嘗欲自敘生平因循虛度造詣無成之實庶及門諸子鑒吾覆車及時淬礪顧疎慵成性懶於操筆而止今承汝撫次成編足徵有心然中閒微有未安鈔本附便返璧姑存之笥可也

余同門友惠孝廉纂 先生歷年紀略初成呈似 先生先生貽柬止其勿傳既而邠州王太史一見如獲拱璧謂惟天下大豪傑方受天下大磨折蓋天欲留榜掾於天下後世也先生一生偃蹇坎坷歷人世未有之艱受盡磨折而堅忍不拔之操終始惟一論者詫爲火中紅蓮人中鐵漢絕無而僅有正宜傳之以爲吾儕榜掾何可終閱於是細加釐訂擬授之梓會疾作弗果頃罄屋程令君得之亟捐俸梓行觀者悉其生平之苦因以堅其志強其骨而務有以自樹則斯刻爲不徒矣

同州門人馬械士沐手謹識

二曲集卷之四十五

寶鷄李 修

門人富平惠龍嗣同州馬械士同錄

雒南楊堯階

歷年紀略

先生家世甚微，貧不能蚤學。九歲始入小學，從師發蒙，讀三字經。私問學長云：性既本善，如何又說相近？學長無以答。在小學僅二旬，嬰疾輟讀。後隨母舅讀學庸，舊疾時發，作輟不常。既而太翁從軍征賊陣亡，母子煢煢在疚，形影相弔。是時無一椽寸土之產，所賦邑內小屋，房租不繼，被逐東移西徙，流離失所。癸未之秋，始得茅廈於邑西新莊堡，遂定居焉。是冬，駐防兵變，殺掠甚慘。先生偶出堡拾薪，被獲，刃將及頸。同伍異其氣貌，亟格刃獲免。居恆餬口罕資，三黨無一可倚，朝不謀夕。度日如年，鄉人憫其危甚，勸之給事縣庭，充門役，謂可以活母命。免溝壑，謝而拒之。次年甲申，艱窘困憊，突常無煙。時父執之子，與先生同等者，多入籍衙役，或作胥吏，或爲阜快，咸

招先生共事，堅不之從。里中惡少，以其不應役養母，目以不孝，亦不恤。家僅一桌，鬻以易食。一卜者哀而欲授以子平，俾藉以聊生，將從其術。途經社學，聞誦書聲，有感，遂卻步返家。矢志讀書，母欣然引送舅塾，拒不納。鄰邨有教授者，知不能具束修，亦弗收。退而自傷者久之，於是取舊所讀學庸，依稀認識，至論孟，則逢人問字，正句自是。母爲人紡棉，得米則雜以糠粃野蔬，併日而食。先生拾薪採蔬之暇，手不釋卷，書理不解，則憤悱終日。親友有貽以海篇者，遂隨讀隨查，由是識字漸廣，書理漸通，熟讀精思，意義日融。然後遞及於經，鄉人聞而詫異，以爲貧至此，救死弗暇，乃近書冊乎。

順治二年乙酉

是春壁經既治，乃借易以讀。入夏，偶得周鍾制義全部，見其發理透暢，言及忠孝節義，則慷慨悲壯，遂流連玩摹。每一篇成，見者驚嘆。旣而聞鍾失節不終，亟裂毀付火，以爲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絕口不道文藝。人有勉以應試者，笑而不答。始借讀春秋公穀左氏性理大全，伊洛淵源錄，見周程張朱言行，掩卷嘆曰：

此吾儒正宗學而不如此非夫也至是步趨遂定嚮往日篤枵腹忍凍愈有以自堅人見其居恆饑色如菜咸呼爲李菜

是多賀賊大營環屯堡側左右邨堡俱陷屠男掠婦焚蕩一空先生所居之堡人不滿百賊已蟻貫而登垂陷復墜卒獲保全識者以爲天幸

當賊攻堡時堡人震怖悲號先生不異平時適邑廣文左諱之宜避難在堡見而異之

與之語斂衽起敬賊退從容盤桓連日夜乃大驚曰吾生平足跡半天下未嘗見此子丰標既偉才識又卓真世閒之傑也瀕別贈之以金不受逢人語及必云汝邑有生知之人不經師匠自奮自成汝知之乎聞者愕然

順治三年丙戌

借讀小學近思錄程氏遺書朱子大全集邑宰樊諱河汾復元辛子之高足也宰邑

一年矣是夏聞先生好學遣吏敦延先生以庶人無入公門之理力辭公遂屏騶會晤於公所時亢旱酷熱先生身無別衣止一檻樓絮襖氎襪破履而器宇軒昂襟懷瀟灑公一見竦異相與論學不覺心折退卽送扁表其門曰大志希賢題詩以自慶

云漫道高賢不易逢，而今此地有潛龍。英年獨步顏曾武，定識遙承孔孟宗。濁世狂瀾堪砥柱，俗儒圭角已陶鎔。千秋聲氣應還在，濂洛關閩豈絕蹤。次日製布單衣，先令蔽形，方欲規畫資生之策。越五日，以守正不獲於上，被論謝事，瀕別，手書致意云：昨晤吾子，知吾子必爲大儒無疑也。幸陳人有緣得一見之，悵陳人無緣將不得常，常而見之，雖然，聲氣自在，一日亦千古也。喜甚快甚，擔當世道，主持名教，非吾子其誰耶。區區行且拭目以望矣。

順治四年丁亥

母連年多疾，傭紡不常，穀食不能常得。春夏所恃，唯藜藿樹葉，秋冬則木實蕪菁。母緣是傷脾致瀉，力不能延醫，朝夕惟禱神籲天而已。久之雖獲平復，而肢體日弱，自是不復爲人代紡矣。

是年借讀九經郝氏解十三經註疏，駁瑕糾謬，未嘗盡拘成說。

順治五年戊子

春月邑宰審編里書僱先生寫冊得賞聊給晨夕，而以其半買布，俾妻製履以鬻。又

得小僕李喜代先生薪水之勞，得以一意探討。是年借讀司馬公資治通鑑，文公綱目暨記事本末等集，謂綱目繼獲麟而作，誠史中之經，第成於文公晚年，未及更定。中間不無抵牾，尹氏發明，固有補世教而持論時偏，亦多不得文公之心。如鄧艾兵至成都，後主出降，大書帝降漢亡者，言漢至是而始亡也。此正文公帝漢賊魏申明正統力扶人紀之初心，尹氏不得其解，乃云後主信任中官黃皓以喪其國，是漢之自亡也。若然，則孫皓之暴亦足以自喪其國，於其亡也，何不亦書吳亡，如此之類甚多，欲一一釐正，念著述非切己急務而止。

順治六年己丑

是年借讀大學衍義、文獻通考、杜氏通典、鄭樵通志、二十一史、謂函史下編與治平略、文獻通考相表裏，有補治道。函史上編史纂左編，不過分門別類，重疊可厭，然猶不失爲史學要冊。若夫卓吾藏書，反經橫議，害教不淺，其叢書固可焚，而斯書尤可焚也。

蓋邑士俗自四書八股之外，餘書不知寓目，言及性鑑，便以爲涉雜，聞先生嗜古博



稽目之若怪物，共相非笑。咸謂李氏子素無師友，指引正路，誤用聰明，不知誦文應考，耽悞一生，可惜。於是父兄子弟相戒，不與先生相接。一則嫌其寒窶，不屑；一則恐其效尤，妨正也。

是秋里什催納丁銀，貧無以應，拘繫陵轢入室，搜所製之履，見炕無席，瓶無粟，妻餒面腫，母僵臥不能起，惻然周之以錢，先生不受。

順治七年庚寅

邑藏書之家，漸知先生貧而力學，恣其繙閱，於是隨閱隨壁，數載之間，上自天文，河圖九流百技，下至稗官野史，壬奇遁甲，靡不究極。人因目爲李夫子，雖兒童走卒，咸以夫子呼之矣。

順治九年壬辰

某親素惡先生，是春又中鄰惡之讒，適女家被盜事發，某遂嗾盜扳連先生之僕，欲因而陷先生，盜以良心難昧而止。

是年閱道藏，嘗言學者格物窮理，祇爲一己之進修，肄業須醇，勿讀非聖之書，若欲

折衷道術，析邪正是非之歸，則不容不知所以然之實。故元科三洞四輔三十六類，每類逐品，一一寓目，覈其真贗，駁其荒唐。冬月製履無本，絕糧幾殆，友人貽之以豆，食之始有起色。

順治十年癸巳

是年閱釋藏，辯經論律三藏中之謬悠。他若西洋教典外域異書，亦皆究其幻妄，隨說糾正，以嚴吾道之防。

順治十一年甲午

時邑宰張某者，本營伍出身，粗戾不學，信任衙蠹。先生季父爲其寵吏，陵辱殞命。季父之子具狀鳴冤，反中吏讒，謂爲先生指使，發役嚴捕，欲斃於獄。賴通邑紳衿營解而免。

順治十二年乙未

是年究心經濟，謂天地民物本吾一體，痛癢不容不關。故學須開物成務，康濟時艱。史遷謂儒者博而寡要，元人進宋史表稱議論多而成功少，斯言切中書生通弊，於

是參酌經世之宜時務急著期中統中會動協機宜

順治十三年丙申

先生目擊流寇劫掠之慘是年究心兵法嘗謂自太公武侯而後儒者之中惟王文成通變不迂文武兼資肅皇稱爲有用道學誠哉其爲有用道學也故道學而無用乃木石而衣冠耳烏覩所謂道所謂學耶

順治十四年丁酉

夏秋之交患病靜攝深有感於默坐澄心之說於是一味切己自反以心觀心久之覺靈機天趣流溢滿前徹首徹尾本自光明太息曰學所以明性而已性明則見道道見則心化心化則物理俱融躍魚飛鳶莫非天機易簡廣大本無欠缺守約施博無俟外索若專靠聞見爲活計憑耳目作把柄猶種樹而弗培厥根枝枝葉葉外頭尋惑也久矣自是屏去一切時時返觀默識涵養本源閒閱濂洛關閩及河會姚涇論學要語聊以印心其自題有云余初茫不知學泛濫於羣籍汲汲以撰述辯訂爲事以爲學在是矣三十以後始悟其非深悔從前之誤自此鞭辟著裏與同人以返

觀默識相切砥雖居恆不廢羣籍而內外本末之辨則析之甚明不敢以有用之精神爲無用之汲汲矣

順治十五年戊戌

是年佃種里人之田欲藉以聊生值旱枯無成自壬午失怙以來母子未嘗一日溫飽坎壈隕億備極人閒未有之苦危殆垂死者數矣而卒獲不死者幸耳堅忍之操不殊鐵石平涼進士梁諱聯著論謂濂洛關閩之傳自陽明近溪之後剝蝕殆盡先生生於百五十年之後起而續之篤信謹守奇貧隕之不爲變羣毀攻之不爲恤卒使絕學既湮而復振大道已晦而復明非先生之賢而何以至是非太君愛子若珠之賢俯全所守而何以致是以視世俗之人奉溫飽於一朝誇聲稱於晷刻其爲輕重當必有辨之者朝邑李叔則有全文論之尤詳

順治十六年己亥

是春臨安駱諱鍾

宰邑下車之始他務未遑一聞先生名卽竭誠造謁再往乃見長

跽請誨嚴奉師事自是政暇必趨其廬從容盤桓竟日乃去去亦無所報謝人或以

爲倨公曰李先生二十年來不履城市豈可因

鍾麟

一人頓違生平但得不閉門踰

垣爲幸大矣見所居斗室唯茅覆數椽頽垣敗壁不堪其憂爲之捐俸構屋俾蔽風雨時繼粟肉以資侍養仍具文徧報各衙門其略云爲眞儒閒出聖學代興懇憲破格宏獎以彰道統以光盛治事竊唯道術係治運之晦明理學關人心之絕續粵自精一之傳肇啓虞廷執中之傳遞及三代至東魯一儒以布衣繼帝王之統以筆舌司政教之權於是或以親炙揚休或以私淑炳采莫不闡微抉奧崇正闢邪此古代理學之大源流也漢唐以降董韓絕唱寥寥寡和逮夫趙宋應運而濂洛關閩眞儒輩出得不傳之祕於遺經會百家之言而歸一其有功於世道有補於人心實鉅明興理學之家累累不一薛湛諸公標舉於上吳陳諸子巖藏於下至於德功并立之人揭知行合一之旨則獨推陽明先生顧往往困於讒閒阨於異己非諸正人力爲維持其不爲元祐黨錮之禍者幾希蓋道學之難明而道學之人難顯易晦若斯之甚也我皇清定鼎以來求賢訪道屢奉明綸然攷所薦引大約皆明季廢紳其閒固多雲興霞舉黼黻盛世之英而所云北山少室猿愁鶴怨之侶亦復不少則是

旁求之意誠勤而明揚之典未廓是以招隱雖殷真儒未出也夫所謂真儒者必其巖居穴處蕭然一室蔬水自安簞瓢獨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蓋學有定旨胸有獨得窮則善身達則善世而後可以紹繼絕傳光輔皇猷求之當今未易數數見也蓋邑有隱士李容者其人生而穎異絕倫潛心聖學年未弱冠卽見器於前令樊疑知其超悟之資必爲名世大儒卑職蒞任之初首重得人因造其廬訪其人挹其德容聆其談論不覺形親神就初猶執賓主之禮旣不覺甘拜下風而恐後矣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養靜爲要以明體適用爲經世實義以悔過自新爲作聖入門流覽甚富著述良多而其引進同志開導學人惟悔過自新之說是故淺人見之以爲淺深人見之以爲深上下根人俱堪下手耳年未強立絕意進取卑職躬行講約屢經造請未嘗一至偃室其求榮干進之心久已屏卻但景仰高風不敢隱蔽云云於是一時臺司道府始知先生莫不優崇

五月按察司翟

諱鳳翥

檄云李處士潛心正學孝事其母悔過自新一書深得孔門善

誘之方下邑有士如此可以風矣仰縣卽持本司書帖敦請赴省一會本司不日南

行急欲一見非云召枉也駱公至廬慫慂先生力辭既而布政司陳諱心欽悔過自新說爲之衍釋發明欲因事至縣造廬就教病卒未果

九月督學馬諱馭呈詳撫臺稱先生品高月旦行邁古今蔬水承歡絕意希榮干進

恬淡處己覃懷往哲先型允矣篤實真儒展也隱居君子可謂盛世之羽儀士林之木鐸也

十月巡撫張諱自檄督學表其廬曰熙代學宗俾紳衿咸專嚮慕後學知所依歸

順治十七年庚子

是秋母舅病故子幼僕叛外侮紛至先生爲言於駱糾回叛僕力維門戶以德報怨

識者咸嘆爲人所難是後每遇清明必出戶躬祭舅墓至老不廢

十二月同州黨孝子諱馮少墟之及門也年八十餘冒雪履冰徒步就正所學

順治十八年辛丑

提學王諱功檄縣稱先生超世獨立學尙實詣表其門曰躬行君子是後當道表闡

者甚眾或曰理學淵源或曰一代龍門或曰躬超萃類先生深恥標榜有妨闡修多

撤去不存

康熙元年壬寅

三月闔邑士庶以母貞苦迥常相與推舉駱公爲之彙集呈狀申詳府道略云看得李母彭氏青年而矢志完節義同翦髮白首而克稱賢母功過斷機家無擔石不啻出百死而得一生戶鮮餘丁更且受千辛而歷萬苦今隱士之賢業蒙各憲闡揚以重正學之傳則賢者所生自宜請憲旌異以崇鄉國之式云云申請由府到道批准轉院題旌承行吏書索常例貧不能應事竟寢既而當道檄縣以芳追孟母表閭七月天水蔡溪巖啓九年倍於先生遙肅贄受學溪巖學古行高絕意仕進弟啓賢司鐸盤邑亦賢而慕道數至先生之廬溪巖因獲聞先生風範亟欲北面及門以二親年皆百歲不敢離側乃齋沐遙拜發書託族弟千里步捧遙投教下請學得其條答必爇香拜受

康熙二年癸卯

四月蒲城王省庵

化秦

來學王隱於醫念切性命堅欲北面先生以其年倍而誼高



力拒相與交發互礪勉所未至一友患食積王教以服消積保中丸先生因言凡痰積食積丸散易療唯骨董積非藥石可攻王詢其故先生曰詩文蓋世無關身心聲聞遠播甚妨靜坐二者之累廓清未盡卽此便是積廣見聞博記誦淹貫古今物而不化卽此便是積塵情客氣意見識神一毫消鎔未盡卽此便是積功業冠絕一世而胸中功業之見一毫消鎔未盡卽此便是積道德冠絕一世而胸中道德之見一毫消鎔未盡卽此便是積以上諸積雖淺深不同其爲心害則一總之皆骨董積也誠知吾性本體原無一物自爾忘其所長忘而又忘并忘亦忘始謂之返本還源始謂之安身立命在座聞之惕然有省

十月朔東吳顧寧人

諱炎武

來訪顧博物宏通學如鄭樵先生與之從容盤桓上下古

今靡不辨訂旣而歎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吾人當務之急原自有在若舍而不務惟驚精神於上下古今之閒正昔人所謂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也顧爲之憮然

康熙三年甲辰

是年謝人事。先生本奮自寒微，學無師授。一旦崛起僻壤，孤倡於久晦之餘，遠邇乍聞其說，始而譁，既而疑。久之疑者釋，譁者服。桴捷響隨，臚傳風應。不惟士紳忘貴忘年，千里就正，卽農工雜技，亦皆仰若祥麟瑞鳳，爭以識面爲快。每一他往，行人相與指目聚觀。先生慚赧垂首，進退維谷，歸而終日不怡，嘆以爲犯造物之忌，將不知其所終矣。於是斂跡罕出，謝絕應酬。

康熙四年乙巳

五月，母忽抱恙，初患膈痛，既而暴下。先生徬徨憂虞，延醫療治，具疏牽羊，密禱於隍廟，請以身代，仍晨夕爇香籲天。夏末小愈，喜躍慶賀。中秋復作，於是徧延名醫，長跽懇療，晝夜掖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朝夕率妻泣禱，凡禮拜百餘日，額爲之腫。仲冬十七日，母竟不起，伏抱擗踊，悲號痛不欲生。貧不能斂，駱公爲捐俸購棺，既斂，猶晝夜撫魄嗚咽。久之始釘，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幾絕，遇七各一晝夜斷食，如未斂時，僵臥柩側，不能起。次月朔始強起，受唁駱公弔奠，是月本邑及鄰封弔者，日無暇晷。

康熙五年丙午

春夏四方來弔者甚眾，當道重風教者，亦遣吏致誅。茶臺梁諱熙以苦節維風扁門。

太守葉

諱承桃

以純貞啓後表闕。

八月山右賈發之

諱暉

自絳來奠。

辛復元門人

十月太守葉重建關中書院，欲延先生開講，託李叔則介紹，先生不答。

十二月舉葬，自入斂至是，晝夜未嘗離柩側，每食必呼娘以奉，門外人事盡廢，銜者成讐，不恤是月招工砌壙，躬親經營，歎粥毀瘠之餘，嘔心勉事，墨摧無復人形，念柩將離家，晝夜悲號，涓滴不納，事竣頓成骨立。

冬杪，駱公俸滿將陞，念去後無以贍給，爲置地十畝，聊資耕作。

康熙六年丁未

是春駱陞北城司馬，先生自承殊眷，前後八載，終未嘗一詣縣署，至是駱公來別，始送之出境，先生居鄉，與流俗不同調，一齊眾楚，動多咻誚，而一二儉壬，以其落落難合，尤銜之切骨，醜詆橫蠱，無所不至，始以訛傳訛，久之訛遂若真，近又目擊遠邇尊

崇、妬之愈甚，因賂在任，不獲肆毒。至是無復顧忌，日逞兇謀，不嗾人釀釁嫁禍，則挑人囂陵詬辱，會新宰馬某蒞縣，恐復優崇，相與騰讒預沮。宰雖猶豫未入，顧爲人矜而復，以甲科自負，屢令人諷先生欲屈以詣己。先生遜謝，既而明向先生親友云：本縣聞李某聰明可造，但欠指引耳。宜來見我，當授以八股之法，令其從事正路，以圖取進。久之，因先生不至，遂噴有詬言。羣小乘機中傷，謂先生常笑其文。宰聞之愈怒，眈眈虎視，常欲甘心焉。

康熙七年戊申

夏四月既望，同州耆儒白含章

諱煥

偕蒲城王省庵、肅車令黨生克才至盤屋，迎先

生，黨趨臥室，覩四壁蕭然，牀無衾枕，泣然流涕曰：東人雖知先生之貧，不意困頓一至於此。卽黔婁衣不蓋形，然止於赤貧而已。獨先生之貧，酷不忍言，而快然自得，固自以爲足。其如室家何？遂以所贄備辦薪米安家，御之而東。至蒲城，謁橫渠張子祠，邑紳刺見，啓延先生例不報謁，辭之。省庵預治靜室以俟，晉謁者無虛晷。先生爲之發明固有之良，有自多其知者，則迪之以忘知；有自雄其抱者，則詔之以放下。一士

談鋒甚暢，論辯泉湧。先生憮然嘆曰：默而存之，希顏之愚，爲曾之魯。到蹇，訥不能出口。時纔是有進，若神馳於舌，則行必浮，非所謂塞兌固靈根也。在蒲浹旬，士紳因感生奮，多所興起。農商工賈，亦環竊聽，精神躍勃，瀕別。士庶擁送，羅拜泣別。

五月抵同館於白塾，郡紳李淮安

諱子

等請益踵接張敦庵

諱珥

長跽受教，李文伯

士瓚馬慄若

秣馬仲足

逢年

等年倍於先生，咸北面從事，執侍唯謹。鄰邑人士亦聞

風爭造，答問之語，詳具東行述。而安身立命之微，則見於含章所錄之學髓，東人寶焉。

七月初九日西返，闔郡祖送。馬仲足退而誌其略云：吾見先生其人矣。式金式玉，吾聞先生之語矣。切性切身，果然朱呂之儔，展矣周程之侶。動則規圓矩方，因物而付學，則天通地徹，隨叩而鳴。窮則可以善身，達則可以淑世。斯文之寄，其在斯乎。年等豈因博雅，徒步追隨，爲親典型，甘心北面，恨三偏之爲害，常憶格言，愧四勿之未能。每思德範，而今而後，舍舊從新。雖云年老力衰，何憚朝聞夕改。若非豎誠於當前，何以淑身於去後。以故書茲揭牖，用代提撕。嗚呼！千載篤生，學公匪易。若欲遽臻於賢

哲其將能乎一言既出反汗實難雖欲自處於不才不可得也爰公同人共期克終  
十一日過高陵謁涇野祠邑令許諱琬聞而迎謁先生覩祠宇頽殘託許重葺恤其  
後裔邑紳于爾錫諱昌留宿文塔涇邑池陽士紳咸集問學過咸陽教諭湯諱日固  
留爲多士開講十五日抵家謁母墓告返

十一月十七日三年喪畢始飲酒茹葷

是冬羣小暗投匿名明肆羅織廣設機穽協力傾陷宰遂乘隙票拘先生欲文以重

罪適吳堡令孫諱希爽奉孫侍郎北海之命來候先生因爲之營解邑庠暨武功鄜士

又相與盈庭會講宰迫於公論始收票免拘使人約先生來謁次日潔館以俟卒不  
往既而兇黨洶洶又媒孽不已先生處之自若寂無一言申辨或怪其太腐則曰蒙  
訕招毀儒者之常伊川受誣遭貶幾不獲保其身晦庵連被攻擊開單至數十款未  
嘗聞二公少動於中正如飄風墜瓦聽之而已若毫有介懷則是五嶽起方寸非所  
以自靖也或曰子固坦不介懷然含沙之蜮工於射影一波未已一波又興諺謂市  
虎成於三人而三至之讒賢母尙且投杼况其他乎故險計詭毒似亦未可全忽曰

橫逆不已自有子輿氏之家法在與鄉人校順逆則亦鄉人而已矣况名者造物之所忌不肖實未至而名先彰神怒鬼噴有年矣彼之紛紛多事安知非鬼神假手以示懲耶在不肖惟有返躬引咎痛自淬礪外侮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之助夫何尤言者爽然失肅然服作禮而退

康熙八年己酉

是春以忌者兇焰正熾深居寂處多不見客然四方學者肩摩袂屬沓來座下拒之而不去疎之而益親不得已視其人果有意爲己則迪以躬修允蹈之實否則徒討論典故以資見聞明晰經書以爲詩文材料及用工失序持議躡等咸默然不答四月湖廣進士羅誥通五經尤嗜易策蹇來訪適先生絕糧不食二日矣坐久無以授餐乃移寓隍廟宰聞之延款語次知爲訪先生勃然不悅極口噂詬聲色甚厲且云斯人終不得脫我手羅再三維挽曰年翁宜因其剛方之性始終玉成使人知吾楚道大賢侯能容瀕別又貽書丁寧宰怒不報羅遂鬻所乘之蹇儲薪米於華嶽之雲臺觀邀先生避地讀易隨聞姊疾而返先生傷鮮兄弟止寡姊一人貧窶無以爲活

居恆減口以養疾，則躬親醫藥，相倚爲命。故倉卒抵家，會駱公自北城轉本郡司馬，賴以寧息。

六月，詔訪隱逸，巡撫白某聞先生名，欲特疏薦揚。先生致書於駱，託其從中力挽，事遂寢。

八月，咸寧丞郭諱傳會先生，郭大同，咸遠衛人，賢而好學，風雅著名。與先生一見如

故，自是崇奉其道，契分日深。九月，駱公量移常州，先生祖別於長樂坡，遂遊驪山，浴溫泉，因與同遊，發明洗心藏密之旨，甚悉。乘便東遊太華，張敦庵聞而迎至同州，朝夕親炙，錄其答語爲體用全學。李文伯錄其答語爲讀書次第，冬仲西旋，高士王思若諱四服偕白含章、王省庵、黨兩一、馬慄若、馬棫士諸耆儒，送至境外泣別。

康熙九年庚戌

是春，因友人言及時務，有感嘆曰：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致治無由。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明學術，以提醒天下之人心。自此絕口不談經濟，惟與士友發明學問爲己爲人，內外本末之實，以爲是一己理欲消長之關。君子小



人之所由分，卽世道生民治亂安危之所由分也。

冬十月，赴襄城。崇禎壬午二月，太翁隨汪總制征闖賊於河南之襄城。師覆殉難，是時先生尙幼，母子不得凶問，猶日夜望其生還。及闖賊入關，乃始絕望。居恆抱痛思及襄城流涕，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唯奉太翁遺齒，晨夕嚴事。母沒，奉以合葬。名曰齒塚。服闋，欲往苦無資斧，至是貸於鄉人，得四金，乃齋沐籲天，哭告母墓，啓行。次月初七抵襄，訪太翁原寓主人，求其指引，不得，則訪襄人昔所瘞戰亡之骨，繞城徧覓滴血無從，乃爲文禱於社。晝夜哭不絕聲，淚盡血繼，觀者惻然。邑令張諱允聞而哀之，詢知爲先生，亟郊迎入城，飾館設宴。先生以齋戒堅辭，宿於社。張亦爲文禱於社。

神

文具招魂記

十二日，先生爲位於太翁原寓，致祭招魂，以太翁出征時尙未命名，自呼乳名以告聞者，莫不泣下，哀動闔邑。祭畢欲返，適駱公遣使來迎先生，倡道於南。先生意不欲往，而襄之官紳士庶方謀爲太翁舉祠起塚，以慰孝思。先生念非旬月可就，遂南行以俟其成。十二月朔至常，駱公郊迎，館於府治之左。先生喜寂厭囂，移寓郡南龍興。

寺紳士見其冠服不時相顧貽愕既而知爲先生漸就問學至者日眾憧憧往來其門如市一時巨紳名儒遠邇駢集答問汪洋不開知見戶牖不墮語言蹊徑各隨根器直指要津自是爭相請益所寓至不能容郡人詫爲江左百年來未有之盛事耆儒吳野翁諱光太息曰斯道晦塞極矣今日之盛殆天意也巨紳有治宴延款者例不赴亦不報謁

康熙十年辛亥

正月十一日賂偕同僚邀先生遊虎邱姑蘇人聞之相與設座請講毘陵宿儒鄭諱

珏聞而賦其事有云斯文幸未喪絕學起關西逃矣李夫子南遊震羣迷是日虎邱

顧雲臣寫先生像鄭題贊云其服甚古其容舒其情甚深其心虛博聞多識不讀非

聖之書存誠主靜不求當世之譽遡洙泗之淵源而繼濂洛之正統者其斯爲二曲

先生歟十四日旋寓次晨賂內艱之報至先生詣署躬弔擬二十日西返闔郡紳衿

公懇開講於府庠明倫堂又講於武進邑庠明倫堂會者千人從遊者錄其言爲兩

庠彙語於是無錫江陰宜興靖江各爭迎開講講畢當事及鎮將學博感先生闡明

絕學大有造於地方，各具禮幣展謝，先生概卻，未嘗納一錢一物，眾引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亦受爲言，先生笑曰：我非孔子，况孔子家法，吾人不效者多矣。豈可偏效其取財一事，眾卒不能強，遂相與侵其所講之語以傳。聞先生將返，皇皇挽留逸士潘易庵。諱靜觀 亟出山固留，繼之以書曰：竊聞大道之興廢，全賴倡導之一人。此一人者，固造物篤生之，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一切人起死回生者也。先生崛起關中，倡明正學，從姚江、盱江，以遡濂洛關閩，以遡源於洙泗，其制行之高，任道之勇，不啻泰山喬嶽，豈非造物篤生，以爲後學倡導之一人哉！道駕甫到敝郡，春風一披，勾萌畢達，上至達官貴人，下逮兒童走卒，無不傾心歸命，自非一點真機鼓舞，何以致此！此山野觀所竭蹶而未逮，望塵而恐後者也。夫斯人皆吾與，宇宙總一家，亦何必終日戚戚，思戀故鄉，棄從遊於中道耶！先生答以久違先壠，痛切於心。三月初六日，遂行。岳進士宏譽爲文以序其事云：蓋屋李先生之來毘陵也，毘陵之人從之者如歸市，是何毘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抑先生之德有以入人之深，而聞聲響應，不介以孚也。竊聞先生之爲人也，澹澹穆穆，無所求於世，其學以靜爲基，以

敬爲要，以返己體，認爲宗，以悔過，自新爲日用實際。茲何以來毘陵也？曰：與郡伯有舊也。郡伯昔爲整屋令時，折節嚴事，養其母，舉其喪，朔望必枉駕於先生之廬，登其堂而就教焉。然先生足跡未嘗一入縣治也。郡伯在整屋，先生不入縣治。郡伯在毘陵，而先生何以來也？曰：感郡伯之德，應郡伯之聘，思欲行道設教，以助郡伯德化之成，藉以報郡伯也。於是毘陵之賢士大夫爭往候於其門，而就教者接踵焉。毘陵之下邑賢有司，爭往致於其邑，大會紳士於明倫堂，以請先生之教。就正者環四面，聞風而至者雲集，豈非毘陵之人聞道之速，而向道之篤乎？夫毘陵亦聲名文物之邦也。自龜山楊夫子講學以來，學者知所宗向。嗣後唐薛諸公，正誼明道，代有傳人。然龜山夫子寓居毘陵十八載，而從遊者始盛。先生來不數月，而人之徘徊眷戀於先生者，何其深也。今先生行矣，有出郭而送先生者，有裹糧買舟而送於數十里，或百里之外者，有牽衣泣下，不忍別去者，有願隨至關中受業者，非先生之德，果有以入人之深，而能至此耶？先生以康熙九年十二月朔來毘陵，以十年三月六日去，勉強留於毘陵者凡兩月，往來於梁溪、荆溪、江陰、靖江之間。凡一月，毘陵之人物大略可觀。

矣自此毘陵人士循循好學慕道不倦人心風俗一大變焉則先生與郡伯功豈在

孟子下乎

時送行詩文甚眾詳具南行述

初七日士紳送者猶依依先生力辭乃雨泣而散陸中書諱卿年八十餘率其子士

楷甥孫張潛生操舫遠送至丹陽大慟分袂吳發祥獨涕泣追隨逾京口渡大江歷

瓜洲抵維揚始肖像拜別嗚咽不自勝退而鬻產倡同志鼎建延陵書院奉其教規

其請詳略云近關中李先生來常好學本於力行性功兼乎經濟行旌甫定多士之

執贄如雲講席方開先達之間難若渴披宣不下數百萬言傳錄共計一十八種五

邑珍爲金鏡一方奉若元龜在設帳之時從學蒸蒸聿起茲返旆之後諸生戀戀彌

殷請修書院奉其遺像以爲會講之區伏乞俯順輿情准令修葺廉頑立懦遠紹季

子高風敬業樂羣近接龜山懿緒云云

二十五日抵襄張令聞其至迎以入城祠碑已成惟供桌未竣擬次日致祭是夕工

徒十餘人砌磚夜分將寢忽鬼聲大作眾戰慄屏息工書張文昇強出壯語以告乃

寂黎明闔邑翕然驚異爭相虔祭邑紳劉諱宗捐地偕眾起塚西郊鐫太翁姓字生

遺像二字  
再研完

時年月於石以葬。先生斬衰哭奠，恭取塚土升餘，同魂牌捧齋以歸。張令暨鎮將學博、闔邑紳衿祖餞於十里鋪，泫然而別。

張令隨撰襄城記異，其略云：康熙辛亥，二曲李隱君先生招其太翁信吾忠魂以歸。鄉紳父老，鑿楮陌爲詩歌，以祖其行。先一夕，予命椎工鏤信吾傳於石，日暝，諸工役方謀貼席，聞門外有鬼聲，悲淒高亮，達人心骨。諸役毛悚舌縮，至僵立，不能歷階。時有工書張文昇者，強出壯語，語鬼曰：吾奉邑侯命，砌龕鑄碑，經營備至，復何鳴耶？俄而聲止。夫幽顯懸如隔世，冥冥寂寂，視不見而聽無聞，顧乃騰爲聲息，逼人耳根，不亦大可異也歟！怪神聖人所不語，鬼神知者所敬遠，吾不敢謂事之果有一誠可格，體物不遺，吾亦不敢謂理之絕無，故往往於恍惚影響不可端倪之中，識昭格之道焉。隱君先生孝思殷摯，才望襄原，便作白雲悲號，廢寢廢食，泣訴社靈，欲招長夜之魂，一段凝誠，天地可感，鬼神可泣也。又何疑赤忠英靈不來臨來享也乎？仗義伸節，骨馨情怡，信吾翁應無怨痛，或因隱君求索幻渺，呼搶孔急，乃微示無形之形，無音之音，慰孝子罔極之思乎？或曰：非此之謂也，信吾翁甘心白刃，視死如飴，神遊天上。

固無日不依孝子餐息而必待歸轍而始象教焉。不幾淺語夫信翁也歟哉。蓋緣隱君孝子仁人曾與邑紳劉宗洙約牒挾信吾翁同患難之五千遊魂歸宿華嶽是以驀然來告予曰。謂此聲爲信吾翁之聲。隱君感通之大孝也。謂此聲爲五千人之聲。隱君錫類之至仁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總之由隱君而發也。信吾翁歸矣。五千人攜歸矣。神返室堂。游優爾休。今而後應無復有青燐夜泣者。濡露秋霜。宰土者且將牲脯以疊祀於藏玉處也。

毘陵陸中書聞襄城鬼聲之異。怵惕而詠。有云。先生悲痛與人殊。不徒哭泣空號呼。矢志竭誠邀魂返。誠極必格合若符。慈母在堂少兼侍。自苦稚弱如孤雛。閉門學聖砥躬行。四方負笈爭先趨。當道傾肝嘗立雪。大儒一代推中孚。母喪既免拜辭墓。淚眸望斷襄城路。襄城賢宰遠郊迎。指點忠骸非一圃。祀坊求神不獲覩。哀哀慟哭猶孺慕。果然幽顯原無閒。啾然鬼嘯庭前楹。攀附諸魂且有靈。信吾魂返豈無徵。匹婦悼夫善哭稱。血淚揮處城爲崩。孱孱女子痛父溺。洪濤身殉抱屍騰。何況聖賢閔世出。天地鬼神相依憑。至孝格天理必然。旅魂有託歸故陵。烝嘗一室同雞黍。孝思慰

託榛栗棋一門正氣孝與忠撐拄乾坤兩大柱

海內詩文甚眾詳具記異錄

四月初五日至華陰嶽廟設所攜五千遊魂牌告神致祭俾各歸原籍

初九日抵家詣母墓告旋附襄城塚土於墓次午率闔眷恭祭安置魂牌於家龕既

而襄城官紳士庶咸樹松柏楸楊於塚塋成林豎碑道傍題曰義林清明則劉宗洙

宗泗率子姓虔祭祠碑之在襄城南郭者春秋次丁邑宰致祭

詳具義林誌

五月羣小復謀構陷愛先生者謂儉壬險巇叵測邑君銜之又深勸之徙居於郿先

生不忍遠違墳墓謝曰禍患之來命也卒不徙

六月滿洲黃旗大人會

諱納

偕弟奮魁詣廬問道是秋各旗孤山牛鹿多來瞻禮將

軍馮

諱尼勒

往來尤殷馮樂善好賢先生告以嚴紀律恤地方馮躍然佩服是時魚皮

韃韞來謁者多不通漢音託譯乞誨諸名流聞而喟然曰古人謂道高龍虎服今於

李先生見之矣

十月咸寧郭丞同閩司張

諱夢椒

迎先生遊董子祠祠在城隅地頗幽僻仲舒之墓在

焉俗謂之下馬陵先生念一代大儒秦火而後正學所由開先遂慨然趨謁至則郭



張偕會大人晝夜虔侍先生因語及正誼明道謂方今人欲橫流功利之習深入膏肓斯言在今日尤爲對證之劑吾儕所宜服膺者也郭張憮然張以父明大司馬諱鳳陰錦衣簽書改司閫淹雅宏博詩文敏贍爲人倜儻有氣誼名流推重至是幡然志道契先生尤篤抱其子謁見會大人率子弟北面受學

康熙十一年壬子

是春絕糧幾不能生王省庵聞之自蒲來候爲之辦三月薪米而還先生每值阨困則誦伯夷叔齊餓死并志士在溝壑以自振

五月學憲鍾諱朗檄縣豎碑母塋大書賢母彭氏以表墓隨致書先生以申嚮往既

而深咎羈於職守不獲造廬耑吏託張閫郭丞介紹肅迎先生辭謝

八月至省南謁馮少墟墓訂其遺集寓雁塔鍾聞之亟出城拜訪館於塔下質疑咨學聞所未聞深恨會晤之晚每日就寓傾論擊節再拜時值大比三邊八郡士卒省聞風爭造肩摩踵接先生隨人響答終日不倦於是秦人始知章句之外原自有學興起者甚眾詳具雁塔答問浹旬先生告旋鍾聞之亟手書致意曰斯道不講非一日矣振

絕學於來茲，迴狂瀾於既倒，肩斯任者，非先生而誰乎？朗也無能爲役，雖然，執干楸，從鞭鐙，所欣慕焉。臯者頗聞二曲有李先生，然耳其名矣，未見其人也。及驂停雁塔，見其人矣，猶未聞其緒論也。今見其人矣，聞其緒論矣，雖未能窺其堂奧，乃見獵心喜，入聞夫子之道而悅，人皆有之。朗東海之鄙人，何獨不然？朗嘗自問少年場，跌蕩於浮名，一行作吏，塵面東西，簿書鞅掌，蒙西子之面，欲自見本來，豈可得乎？今遇先生，如爐之點雪，水之沃焦，駸駸有不知其然者。方將噉飲之，不可斯須去，而先生又以避喧湓歸，私心怵怵，曷勝悵惘，乃出城躬送，臨別依依，是冬，張闔司以先生身居奸藪，欲營室於鄂，迎先生避地，遠氛會轉安，遠參戎不果，致札云：儉壬所以抵牾者，以先生名高德重，求親而不得，則忌謗生焉。然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窮，再加以少霽巖岸，此輩樂有附驥之望，而可化其成心矣。如邪正分明，太甚，小人愈肆其惡，願先生勿以人廢言，是禱。瀕行，念先生清苦，捐捧三十金，託人爲先生購地十畝，聊資薪水。

康熙十二年癸丑

總督鄂諱善政崇風教自巡撫時雅慕先生知先生不履城市難以屈致是年修復

關中書院拔各郡俊士於中迺因提學鍾朝致饑渴又因咸寧郭丞通禮意四月肅

幣聘先生講學先生力辭至再鄂公敦延愈殷三往然後應鍾以先生衣服寬博不

時預製小袖時袍馳送先生笑而藏之仍寬博以往至城南雁塔鍾出城奉迎見之

愕然先生曰僕非宦僚紳士又非武弁營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寬衣博袖乃庶人

常服僕本庶人不敢自異且庶人無入公門之理區區生平安庶人之分未嘗投足

公門今進書院諸公見顧斷不敢破戒報謁鍾爲之備達鄂曰余等聘先生原爲沐

教豈可令其頓違生平五月十四日命府三學博士御車進城公偕撫軍阿諱席暨

三司迎候於書院之翼室設宴隨改其室爲明道軒次日請先生登座公與撫軍藩

臬以下抱關擊柝以上及德紳名賢進士舉貢文學子衿之眾環階席而侍聽者幾

千人先生立有學規會約約束禮儀整肅身心三月之內一再舉行鼓蕩摩厲士習

丕變故老有逸事馮少墟者目覩其盛謂自少墟後講會久已絕響得先生起而振

之力破天荒默維綱常一髮千鈞視少墟倡學於理學大明之日其難不啻百倍一

時院司道府莫不致餼咸卻而不受撫軍阿贈金數鎰往返再四亦固辭

六月鄰惡見先生為當道所崇妬甚極意萋菲多方撓敗卒不能有所齷汚而止

七月新提學洪諱甫蒞任即具啓通幣以申嚮往先生不納八月自鳳郡馳謁先生

於書院設宴朝夕躬陪序先生所立院規刊布多士先生彙輯少墟全集託其梓行

鄂公欲薦先生知先生鳳翔千仞之操不可榮以祿念係地方高賢又不敢蔽乃密

戒學憲及郭丞勿洩遂會同撫軍阿疏於朝其略云一代真儒三秦佳士學術經濟

實曠世之遺才道德文章洵盛朝之偉器負姿英特操履醇良環堵蕭然一編闕適

經百折而不同歷千述而愈勵刊行緒論咸洞源達本之談教授生徒悉明體適用

之務遠宗孔孟近紹程朱初奉詔求賢臣等雖略聞其人恐係浮名未敢深信恭奉

御賜臣等大學衍義臣等仰承聖訓以廣文教修復書院聚集多士將某迎至見

其人品端莊學多識博講論亶亶誠難測其淵微今皇上日御經筵時親典謨正需

窮經博古之臣以備顧問之班臣等既知其人不敢不舉十三日疏上九月朔先生

始聞其事錯愕自咎即貽書於鄂曰執事以國家太平之業莫先於正人心故思得

碩儒以振起斯文而又急無其人不得不從隗始誠吾道之中興而生民之大幸也顧僕實非其人適以重爲斯文之辱前者懇辭不獲覩顏應命兩赴書院言無可聽行無可取中夜自思既負執事下問之誠兼愧朋友琢磨之益方欲束身告退肆力耕耘忽聞愚賤之名上塵睿覽驚魂欲墜俯仰難安自拜辭抵家卽染寒疾歷久不痊遂至右足不仁艱於步履夫薦賢者國家之大典豈容以廢疾之人濫膺宸命哉况今接對賓客皆倚杖而行猶或顛躓其必不能舞蹈丹陛也不待問而可知矣伏乞格外施仁代爲題覆使病廢之人得以終安吠畝則始之終之其恩皆出於執事矣十一月督撫奉旨促先生起程先生以疾辭

康熙十三年甲寅

正月滇南變起所在震動鄰惡自以前計不遂徒成嫌隙至是謀因亂將暗不利於先生以滅口同黨有洩之者二月十三日乃離新莊堡避地於邑南之郭家寨以居四月有旨復徵吏部移咨督撫起送藩司檄府行縣催促起程先生控辭既而府役至縣守催縣據醫鄰甘結以覆五月府提醫鄰嚴訊脅以重刑眾無異辭府轉詳到

司司促愈急。七月霖雨河漲，先生長男慎言涉波冒險，赴司哀控，不聽。立逼擡驗，八

月朔，縣役舁榻至書院，遠邇駭愕，咸謂擡驗，創千古之所未有。辱朝廷而褻大典，真

天壤間異事也。府官至榻，先生長臥不食。府以股痺回司，司怒，欲以錐刺股，以驗疼

否。適張參戎夢椒自安遠回省，爲之營解免。錐立逼起程，先生閉目不語，僵臥而已。

前內黃令上蔡張起庵諱沐自中州來訪，榻前備述聞風嚮慕，神交有年，因出所著

學道六書，就正。先生伏枕以答，語及乾之初爻，謂學須深潛縝密，埋頭獨詣，方是安

身立命。若退藏不密，不惟學不得力，且非保身之道。昔人謂生我名者殺我身，區區

今日，便是榜樣，張歎息而去。

初五日，府又差官守催，吏胥洶洶環擁，逼索起程。慎言不得已，聊具起程云，俟暫歸

治裝，然後就程。司始允還，抵家數日，隨具呈以疾篤，控院司聞之，檄府鎖拿經承，縣

令高諱宗懼累，率役至廬，立促舁榻以行。先生堅不進省，寓於城之南興善寺。府吏

日逼就程，督促萬方。先生以死自矢，督院知不可強，乃會同撫軍以實病具題，部覆

奉旨疾痊起送。十二月十七日，還家養疾。丹陽賀諱麒聞而嘆曰：關西夫子堅臥

養疴正是醫萬世人心之病，移風易俗，力振人紀，有造於世道不淺。

是冬新安汪

諱宏度

緘書託洪學憲問學江寧高

諱人龍

詣廬就正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先生癸丑秋，自書院講畢旋家，卽閉關不復見客。是春又爲謝世言，以逆拒來者。其略云：僕幼孤失學，庸謬罔似，祇緣浮慕先哲，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年來天厭降災，疾病相仍，半身覺痿，兩耳漸聾，杜門卻掃，業同死人矣。然而朋伍中不蒙深諒，猶時有惠然枉顧者，是使僕開罪於先生長者，非愛我之至者也。今以往敬與二三良友約，凡有偶憶不肖而欲賜教者，竊以爲上有往哲之明訓，下有狂謬之卮言，期與諸君私相砥礪足矣。奚必入其室而窺其人，以致金玉在前，形我蕪穢乎？伏望迴其左顧之轍，埒僕於旣化之殘魄。玉僕爲物外之野夫，此僕所中心佩之，而父師祝之者也。嘗聞古人有預作壙穴以爲他日藏骨之所者，僕竊有志而未逮，又豈能覩顏人世，晤對賓客，挈長論短，上下千載也耶？但使病廢之軀，獲免酬應之勞，則僕也拜賜多矣。

四月，鄂公自荊州移駐關中，甫入關，欲望見顏色，各部院亦欲因之以見，愆憑公遣使齎手札來迎，先生以謝世言示之，乃已。

八月初六日，先生挈家避兵富平，是時雲貴構亂，蜀漢盡陷，蓋邑密邇南山，敵人盤踞於中，土人往來私販者，傳敵營咸頌先生風烈，先生聞之大驚，亟擬渡渭遠遯，會張參戎陞總鎮，肅與迎送富平，時郭丞陞宰富平，亦遣使來迎，遂盡室以行，至富平，郭公擁篲下風，修郊勞，文學孟諱與齋沐受學，固請棲所居之軍寨別墅，郭公於是鳩工整飾，煥然一新，又特構一亭，題曰擬山堂，擬山云者，以先生喜靜厭囂，謝人事絕應酬，無異深山窮谷也，張與郭各捐俸置器用，儲薪米，敬養備至，邑人及鄰封士紳，晉謁先生多不之見。

是冬，顧寧人書來，顧自癸卯蓋屋別後，雖足跡徧天下，而音問時寄，至是聞先生流寓富平，寄書略云：先生龍德而隱，確乎不拔，真吾道所倚爲長城，同人所望爲山斗者也。今講學之士，其篤信而深造者，惟先生，異日九疇之訪，丹書之受，必有可以贊後王而垂來學者，側聞卜築頻陽，管幼安復見於茲，弟將策蹇渭上，一敘闊悰也。



康熙十五年丙辰

四月張總鎮有疾回雁門原籍瀕行迂道富平別先生捐俸備薪米約以秋涼疾愈復至抵家未幾不起先生聞而悼慟爲位遙祭仍託人唁其遺孤自是日用所需郭一力任之李太史諱篤撰擬山堂記其略云徵君先生起自孤寒獨立不倚倡明聖賢之學顧其家甚貧三旬九食簞瓢屢空晏如也而篤實之徵光輝莫掩上而臺司以越郡邑之長或單車造訪或奉書幣通起居先生一切謝之無所受雖鄰里交謫闔巷敦諭迄不少易當是時先生名震關中崇重其道往來尤密者莫若常州太守前整屋令賂公吾富平邑君雲中郭公無何賂遷京秩以去凡先生所與盱衡往命外樹宮牆之防而內庀其賓從之需者繫吾邑君是賴夫先生之爲人不事王侯饑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者也而吾邑君何以使之厚自託焉豈非忠誠所感處先生以古道而義有超於養之外者哉蓋邑君勤勤懇懇所以爲先生計隱居者甚周且至不啻先生之自營然先生不知也先生不知故受之而可安指而美之而無辭也舊歲江漢播氛南山烽羽之嚴密邇二曲故開府雁門張公曰徵君可以行矣

舍郭富平不足以辱先生之從者，而吾邑君乃肅輿奉迎，而先生亦既覲止，爰擇文學孟仲子別墅，構室以棲。時時具公服儀仗，晨往上謁，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相望於路。先生弗聞也。終日匡坐不出，而遠近就業者有人，問道者有人，瞻軌範者有人，繩繩又又走趨於堂，使千百年干戈之址，一變而爲俎豆之鄉。先生與吾邑君之功，詎不偉歟。堂內及門題咏甚多

康熙十六年丁巳

三月既望，遙祭駱公。先生自辛亥返秦，駱亦丁艱離任，書問不絕。丙辰夏，猶自獲鹿轉致諸名公，寄先生文翰，且訂是春至秦相訪。既而以疾不起，先生聞訃號慟，爲位以祭，服緦三月，語及涕不自禁。八月鄂督改撫甘肅，瀕行手札言別，先生答以政教偕行，舉錯務合人心。

是冬顧寧人自山右來訪，因寓軍寨之北，密邇先生，時至臥室盤桓，語必達旦。康熙十七年戊午

自癸丑冬，督撫奉有疾痊起送之，旨自是每年檄司行縣查催，是春復促起程，既

而兵部主政房

諱廷

又以海內真儒推薦其略云竊惟孔門四科文學與德行并重

有行而無文其蔽也魯有文而無行其蔽也夸若二者之兼優則一生可概觀職秦人也所知有西安府整屋縣布衣李某者束躬而聖希賢無書不讀居德惟誠惟正有己克修甘原憲之貧襟捉肘露擁張華之乘腹便硯穿立志冰堅四十載如一日秉心淵塞三輔中僅此人雖經督撫交章名已上徹

朝陛乃復金石不渝跡仍下伏田廬格物致知誠有功於正學揚風扞雅亶無忝乎真儒云云吏部具題旨令督撫起送司府檄富平縣力促先生以疾篤辭長男

慎言赴院哀控督撫乃以病臥不能就程題覆又奉旨敦促於是催檄紛至急若星

火府尹手札責郭令徇庇且提職名揭參郭公回詳曰李處士養疾久臥遠邇共知卑職雖至癡極愚靈明一竅未盡昏翳何敢不畏法紀不惜官箴於非親非勢區區流寓之一寒士過自徇庇干憲典於不測耶蒙屢示行催卑職懍遵憲檄即欲遣夫昇榻就道及親臨臥室見其委頓不食以氣息奄奄之人強迫就程萬一途有不測卑職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耶

慎

言

又日伏轅門泣控不聽府役坐縣立提職名

鎖拿經承經承守門伏跪哀號昇榻以行八月朔過臨潼浴溫泉是晚宿周太史

榮宅先是建威將軍吳

諱當

慕先生甚殷介潼關兵備副使胡

諱戴

周太史暨臨潼

令錢

諱天

迎先生遊驪山先生不應至是聞宿周宅遂詣宅瞻禮次晨又至瀕行贈

程儀二十四金力卻往返數四終不納錢令程儀及供應亦璧初二日至雁塔督撫

令府尹就榻勸駕先生伏榻固以疾篤不能就程辭

初四日周制臺

諱有德

就榻請教周讀書工詩自巡撫山東日即傾懷嚮往及總督兩

廣偶得士人所攜先生教言玩不釋手至是改督四川駐節青門聞先生寓雁塔遂

竭誠造榻執禮甚恭先生感其肫摯伏枕以答凡所咨叩悉意酬酢周退而且驚且

喜謂幕賓曰十年夢想今日方遂立雪之願初以先生爲有德有言之道學今乃始

知先生當代猶龍人中天人也

初六日督撫又令府尹促行尹率咸長二縣令至榻力勸既而又委幕僚率吏胥晝

夜守催備極囂窘先生堅臥自如恬不爲動是時先生以隱逸爲當宁所注望李太

史

因篤

亦以博學宏詞被薦就徵來別先生見官吏洵洵嚴若秋霜恐先生堅執櫻

禍勸先生赴都一時縉紳愛先生者咸以明哲保身爲言先生閉目不答遂絕食周制臺暨文武諸大僚目擊其憊爲之向總督緩頰總督謂自癸丑被徵以來年年代爲回覆茲番朝廷注意不便再覆促之愈急且欲以違旨題參李太史爲先生危甚涕泣以勸先生笑曰人生終有一死惟患死不得所耳今日乃吾死所也遂以後事爲託慎言號痛門人悲泣先生皆一一遺囑并滴水不入口者五晝夜總督知終不可強不得已又以篤疾具覆仍一面差官至榻慰撫先生乃食是時正值大比多士日來謁候先生概不見朝夕惟門人孟子子緝惠龜嗣楊堯階馬械士侍側十三日離雁塔旋富平

十月十一日督撫檄司行縣云李處士屢經薦舉疊準部咨雖以患病咨明但前奉旨嚴切勢難久臥田園該司務令地方官不時驗視俟疾有稍痊即便呈報自是富平縣月具驗視甘結其看語云卑職遵奉憲檄不時至李處士榻前驗視勸其痊日就程答言平昔痛母貧困而死誓終身不享富貴若強之使出勢必一死報母豈可以薦賢之故而冒殺賢之名卑職聽此言語甚爲悚怯鐵石存心勢難轉移但事關

奉旨不敢泄視除一面時加驗視勸慰外理合申報

十一月部覆奉

旨痊日督撫起送始寢其事一時翕然訝爲鐵漢顧寧人詩以誌感有云益部尋圖像先褒李巨游讀書通大義立節冠清流憶自黃皇臘經今白帝秋井蛙分駭浪峒虎拒巖幽譬旨鴻臚切徵官博士優里人榮使節山鳥避車輻篤論尊尼父清裁企仲由當追君子躅不與室家謀獨行長千古高眠自一邱

已上並見後漢書本傳

聞孫多好學師

古接媵修忽下弓旌召難爲澗壑留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翰介操誠無奪微言或可投風回猿岫敞霧卷鶴書收隱痛方童叟嚴親赴國仇尸饗常並日廢蓼擬填溝歲逐糟糠老雲遺富貴浮幸看兒息大敢有宦名求相對銜雙涕終身困百憂一聞稱史傳白露滿梧楸又貽詞林諸公書云李先生爲上官逼迫昇至近郊至臥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李業故事言之督撫得爲謝病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眞所謂威武不能屈而名之爲累一至於斯可慨也已

省闈主考吏部郎中鄭

諱重

前令靖江時曾延先生講學於其邑梓行語要至是試

畢欲詣富平訪先生。至涇陽疾作弗果。乃遣吏奉書幣致候云。老先生以山高水長之風爲當代師表。今聖天子求賢甚殷。望老先生出而倡明正學。光贊右文。俾天下皆知悔過自新。於以正人心而扶世運。誠非淺也。又呈詩云。關學從來擅古今。後賢誰復有知音。風高二曲聲施遠。望重三秦朝野欽。辭辟非同巢許志。安貧獨契孔顏心。當年親炙毘陵道。悔過猶思教澤深。

是冬潼關兵備副使胡

諱戴

候先生於臥室。旣而肅幣求修學宮碑記。先生例不爲

應酬文辭之

康熙十八年己未

先生邱壠興思浩然欲歸。二月初五日行李先已發。次日郭公聞之。亟就寓留行。闔寨居民百餘人擁入跪留。號泣不起。先生爲之泣然。暫止以答其意。

三月鄂公於鞏郡修葺學舍。遣員迎先生以敷文教。先生以杜門誼無復開辭。

七月鄂公解任赴都。迂道至富平。見先生於臥室。盤桓二日而行。知先生將歸。捐金以備薪米。

八月初八日西返前數日秦人聞先生束裝知不可復留咸悵然如有所失爭先祖餞是日長少泣送聲震原野郭公肅輿發役衛送道左分袂悲不自勝鎮將亦祖道遠送遣兵以護紳士繾綣依戀諱尚賦長篇惜別有云四載頻陽客千秋啓鐸人忽然懷舊土果爾發行塵厚誼通神聽清操徹上旻天卿入戶別星宰餞卮陳過化留涇野遺徽繞渭濱永峙關中獄常切海內榛煙嵐深邃處卽擬謁鈎綸是晚宿涇陽南郊邑令錢諱珪聞先生過亟出城請見力邀進城先生以素不入城市辭遂治宴旅邸以待擬次晨躬送而先生味爽已邁行矣乃遣吏追送初十日抵家十二日謁墓告返致祭迎姊就養

康熙十九年庚申

二月營建母祠先是鄂公聞先生之母彭太君守貞貧困而死捐俸百金俾建賢母祠以風世值地方多故流寓富平不果至是先生念西郊爲母原居之墟遂以前金購材建正庭三楹以奉母像像前置襄城所招太翁魂牌門房三楹門內爲斗窩棲身自識云人子居親之喪塗壁令白名曰聖室此亦余之聖室也喪制雖已久闕而



心喪實無時或息。棲此以抱終天之憾。自是下櫬不復出戶。竅壁以通飲食。卽家人亦多不見。旣而郭公以先生眷屬。僦屋而居。貧無定廬。捐俸構屋於祠之西偏。邑宰章諱泰捐俸協修。

是秋郭轉四川達州知州。先生遣慎言送至寶雞。慟哭而別。抵任未幾病卒。

九月平涼守道參政郎諱廷樞肅書幣通候。扁母祠曰曾孟慈暉。先生返幣。

康熙二十年辛酉

二月聞郭公凶問。爲位率家人哭祭。服緦三月。爲之表墓。

四月爲報德龕奉駱公郭公暨鹿洲張公之主。於中令節。則率家人虔祭。

七月甘肅撫軍巴諱錫遣員修候。扁母祠曰貞賢。範世。

是冬邠州詞林王吉相受學。王潛心性命。學務向裏。晉謁請教。言下有契。遂北面從事。歸依誠切。有賀醫閩鄒東郭之風。先生以其淳篤。旣退而歎曰。此真爲己者也。

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先生薨在富平。與顧寧人語及宋鑑。謂朱子嘗列銜主管華山雲臺觀。則雲臺觀宜

爲祠以祀至是寧人移寓華下倡修祠堂肖像以書詢先生朱子冠服之製其略云華令遲君納弟言謀爲朱子祠堂之舉卜於雲臺觀之右捐捧百金弟以齋臺所贈四十余佐之百堵皆作堂廡門垣備制而已祠中兼用主像遵先生前論主題曰太師徽國文公朱子神位像合用林下冠服敢乞先生考訂指示先生爲之圖詳列其說以貽

七月岐山宰茹

諱儀鳳

刻先生聖室錄感茹倜儻不羣究心理道契先生有素至是宰

岐致崇風化刻錄感以礪俗宦岐九載加意於先生者靡不周至十月鄂縣王心敬弱冠游庠食餼文名藉甚聞先生論學有感遂棄諸生從先生朝夕執侍一意閣修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秋七月邑宰張

諱涵

擬爲先生建書院先生力卻公夙仰慕先生謁銓得令蓋屋大

喜甫抵任卽齋沐肅贄造謁自是不時屏騶從趨侍執弟子禮甚恭因先生素無書室亟欲捐俸購基命役鳩材鼎建講堂齋舍以棲先生并處四方問學之士先生以方杜門謝絕生徒講堂齋舍非其所需力辭

康熙二十三年甲子

是年旱荒，先生家計窮甚，併日而食，玩易弗輟。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

三月，漢陽傅良辰、江陵張子達來學，傅張舊從西蜀楊愧庵游。

諱甲仁

愧庵與友人書

云：傅張二君，英毅樸實，篤厚有道，器具聖胎，而充之不可限量。其有得於足下，並萬倉起發者多矣。良朋善友，實難同時同地。今後須時勤切摩，庶不負香山白鹿之意。近則引之參江夏爾樸楊翁，遠則勉之參關中李中孚先生。非李先生不足以成就斯人也。吾人既要做古今第一件事，當尋古今第一流人。李先生今幾六十，恐歲月無多，不與我矣。二人於是徒步至秦稟學。

是冬，督學許諱孫捐俸梓布先生四書反身錄，公自家食時，慕先生若渴，及典秦學，深慶得遂。御李識韓之願，甫蒞任，卽竭誠趨謁，得反身錄，寶若拱璧，以爲匡時救世，舍是編無以起沉疴，振積習，亟表章剗劘，頒布通省庠校，仍擬進呈。先生貽書力阻，其略云：此錄止期私下同病相憐，對證投劑，以反身二字，與同人相切砥，若一經進

呈適滋多事，不觸嫌招忌，則搜山薰穴，僕將不知其所終矣。不審使君將何以爲我謀耶？幸寢斯念，曲垂保全，使僕永堅末路，庶不貽羞知己。公乃止。公念先生赤貧，無以聊生，遂割俸百貳拾千，檄學博易負郭田，如顏子之數。延先生長子慎言次子慎行授之耕，恐先生峻卻，託李太史再四致意而納其券。邑中俾不獲辭。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

正月，許公出巡校士，瀕行，以書請教。先生答以所至表先哲，崇實行，遂備列關中前修段容思、周小泉、張立夫、韓苑落、呂涇野、馮少墟、張雞山諸儒先俾次第表章。

五月，侍御許

諱三禮

貽書許公云：二曲李徵君，懷古獨行君子也。此時之祥麟瑞鳳，可

欽可式，因以所著託其轉致。先生例不答。京都之書來函受而不報。

八月，遣僕訪迎從弟李勳歸。勳，先生季父之子也。季父與先生父明萬歷四十二年析居，遠徙西鄉。康熙初，夫妻先後病亡，所遺四男二女，相繼而死，僅存勳一身。伶仃孤子，無一椽一瓦，流落於外。十八年，族人嘖嘖以爲非餒死凍死，卽展轉溝壑病死。季父之一門絕矣。每至清明，先生念季父塋內獨無血，允拜掃，未嘗不潸然盡傷。至

是友人有事涓城邂逅遇勳歸告先生喜出意外亟遣僕迎歸節口分食以養爲之娶妻生子勳垂髫時曾從先生授書遂令溫習舊業易名頽應試入庠俾季父無後而有後以延季父一線之脈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

二月既望致書許公勸葺郿縣橫渠鎮張橫渠先生祠公卽捐俸百金倡修規模煥然改觀

四月府尊董

諱紹孔

增修賢母祠建坊公篤緇衣之好丙寅式廬晉謁甚虔至是又謁

先生因瞻禮賢母祠覩規制未備遂捐俸檄邑丞高

諱弘啓

鳩材督修堂前增構捲棚

三楹祠前建坊額曰賢母坊

魏司寇

諱象樞

聞而撰記其略云太君矢志守貞歷人世未有之艱九死靡悔正誼迪

子出尋常功利之外曠代僅見學士大夫以及田夫牧豎無不聞風興感歎未曾有論者謂蓋邑之有李母猶鄒邑之有孟母後先一揆卓然兩絕千古並有補於世教則飭祠崇奉誠有光於祀典二曲先生道德風節爲世儀表海內仰若泰山北斗祥

麟瑞鳳，余傾慕有年，深以弗獲親炙，爲平生一大憾。茲太君祠宇之成，以老且病，又弗獲闋關瞻禮，愈滋余愧，故不揣不斐，書其概，聊識嚮往。若夫太君懿行之詳，自有諸名公之原記在，無俟余贅。

九月，邑尊程諱奇改題里名祠在菜園堡中街，公謂世閒廢興成毀，如浮雲百變，惟

道德節義之風烈積久不磨，斯祠爲一邑添勝跡於後代，而地名弗雅，非所以樹風聲於無窮，遂改其名曰貞賢里，庶地以人重，千載彪炳，題額撰記，公親督工勒石，仍豁免里役，以示優異。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

正月，許公任滿告歸，瀕行，徘徊繾綣，賦詩惜別，有云：煌煌湖關學，有宋首橫渠，異時瞻王呂，人遠運未疎。謂三原端毅康億兩尙書高陵呂文簡宗伯亦有雞山子，岐陽張心虞員外愾焉世代殊，夫

子歟，挺出蔚爲時真儒，大旨在力行，春華非所需，胸能破萬卷，見不涉方隅，俯仰濂洛後，淵源信其徒，痛父死行閒，招魂遍榛蕪，母也蚤違養，追思同厥居，先生招父魂於河南依母

祠以獨處緊余昨登堂，禁足立戶樞，坐我母氏祠，言言皆訐謔，識荆快平生，信宿歡有餘。

余訪先生於母祠信宿留連備承矩誨興言瓜期及旦暮歸田廬各天從此遠岐路悵何如負姿洵蹇劣奚以策頑愚數公不可作公實今楷模願公示周行庶免悔吝虞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春月大疫老僕李喜病亡先生念其自幼同受艱難哭之甚慟葬日出戶率二子泣奠躬送下窆

先是同州賢紳王思若嘗為義僕傳其略云僕之事主也非以主人之富則以主人之貴耳且視富貴之盛衰為去留朝俯首而暮掉臂者又豈少哉今此僕之事主豈不知先生安貧為固每加捶楚輒百餘其苦不堪人激之去僕曰非不能去穎士有一僕事之數十年每加捶楚輒百餘其苦不堪人激之去僕曰非不能去所以遲留者特愛其博與耳夫以主人之徒博且能令僕愛之慕之寧甘捶楚而不忍去况先生道德文章罔不兼備寧僅一博雅之主而已耶此僕之所以依於先生而饑寒弗恤也

先生艱難一生垂老尤甚數年以來內外交困至是而極隄憊無以自存家人嗷嗷先生自謂陽九百六之厄偏萃於己莫非命也吾如命何哉亦惟順受其正而已康節云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大書困卦致命遂志於壁以自堅

二曲集卷之四十五終

二曲集卷之四十六

富平門人惠寵嗣敬錄

潛確錄

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十月

聖駕西巡至山西陝西督撫接見卽問先生起居言至陝必欲召見十一月初十總督華致書啓具禮幣聘先生赴省其來書曰恭惟先生清渭涵英華峯毓秀接程朱之道脈獨繼心傳爲禮樂之指南振興後學不特三秦士類共藉鈞陶亦且四海儒纓羣歸翼勵方今

聖明在御實稽古以崇文當茲翠節巡方咸瞻雲而就日敬敷寸牘恭迓高軒惟望文旃遙臨慰渴忱於三載蒲輪夙駕傳盛事於千秋臨啓曷勝瞻依翹足之至又遺邑令桐城張侯芳手札云中孚李老先生道學儒宗素心景企今

聖駕西巡實千古盛事凡在臣子俱切瞻仰矧老先生累承

聖問已且有



旨召對故茲特修小啓請先生至省知召對自有闡揚

特旨該縣竭誠躬自敦請應備禮儀卽代具繕柬車騎隨從資費該縣支應開報務必懇其惠然前來仍將啓請起程日期速覆時布政司鄂一同移文該縣其來文云移爲公務事仰縣官吏卽將發來督憲與該縣諭札及請中孚先生名帖啓書該縣卽備豐厚聘禮踵廬敦請希卽赴青門以備

皇上顧問毋得遲緩又外諭邑令張侯帖曰此係制臺親劄該縣須親自敦請務求先生來行在接

駕第先生隱處多年淡薄自甘恐衣服轎馬盤費艱難該縣當一一細心料理可令的當家人服侍至衣服轎馬費直該縣俱開明數目赴司支領仍將起程日期具文呈報以憑報院毋悞時張令在臨潼分供執事奉布政司票及制臺手札星夜馳縣親詣先生榻前敦請言

今上至山西卽問及先生故制臺此書自平陽發來然知先生病不能赴理合懇辭乃與伯敏商議具稟上辭伯敏稟帖曰蓋屋縣拔貢生李慎言謹稟初十日敝邑張令捧大宗

師琅函兼以隆幣安車親詣草舍敦致憲臺下士盛心此誠千古僅見不世之遭逢也  
但言父年已七十有七自客秋臥病至今不能動履一息奄奄後事已爲早備此張令  
素所深知而目擊者言父子均叨太和化雨之中兼被仁人君子之澤儻稍可扶侍前  
來何敢推託自蹈欺誑之罪頒到錦緞言即恭展捧讀而言父昏憤中亦能省喻言感  
激涕零敢代作稟申謝并盛儀完璧東向百拜敬銘霄誼言理宜奔赴轅門叩謝實緣  
言父病至危篤刻不能離大宗師錫類之仁或邀宥原於格外然私衷竊念言父一介  
微末謬荷

殊恩乃以所遇不辰自外曠典舉家感泣莫可名言惟有仰天焚祝於生生世世而已謹此  
叩稟并候憲安臨稟不勝惶悚之至張令據此即於是上省回覆十二日驛憲金復遣  
人來仍命張令即日敦請前來而張令已上省矣乃同兩學捕廳來詣榻前親視先生  
疾且面述

今上於初十日入關首先先生致詢內大人即傳盤屋邑令驛憲知張公奉督憲命前來故  
特命家人以速之十四日張令自臨潼又奉院命遣家人至夜分抵縣同兩學兩衙來

請先生急於星火俾卽刻起程謂

今上十五日進省先生亦須明日到萬不可緩蓋

皇上再三存問當道咸訝先生之倨不得已慎言卽夜隨來人馳驛赴省見制臺及將軍祈

以疾對制臺及將軍各留官署二日至十九日聞

今上知先生抱恙遂有高年有疾不必相強

溫旨隨賜書操志高潔扁額及御製詩章并索先生著述二十一日巡撫鄂引慎言謝

恩於行宮張令捧二曲集反身錄二書跪於左方慎言因奏曰臣父山川迂士累蒙

皇上徵聘臣父每恨身膺錮疾不能一睹

天顏少陳愚悃幸今

聖駕臨陝咫尺

乘輿矧又累旨存問不能匍匐行宮愧恨何極特使臣代叩

天恩至臣父生平所著本無多書然一貧不能盡刊今知友門生等所梓成者僅有反身錄

二曲集二書謹此上塵

聖覽

上因問曰爾父何病今年幾何慎言對曰臣父蚤失父教臣祖母彭氏苦節鞠養臣父少卽

喜讀書奈以生理艱辛養親爲學百倍艱辛以此積勞成疾年未五十卽以羸疾時臥牀褥今年七十有七年老氣衰積病愈深遂爾動履爲難

上問曰爾父生平所讀皆屬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言漫浪涉獵及後稍知

聖學路途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覽博觀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諸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生子弟亦惟以此數書相勸勉

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扁額并手書詩幅命該督撫送給爾家以旌爾父之志爾回去可好生侍養爾父朕回京當更有旨也於是慎言謝

恩而出所進之書

皇上手一再檢閱隨卽發南書房令諸學士看畢回奏大臣閱畢奏書曰臣等某某謹奏伏蒙發下李顥所著四書反身錄暨二曲集二書臣等遵

旨閱看其反身錄一書皆發明四書之理真堪羽翼朱註有功於聖賢之學蓋其書大旨

欲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人人能反身實踐，則人人皆可為君子，世世可躋於唐虞。此書流行，有裨於聖治不淺。至二曲一書，乃其平日講學語錄及所著文字，亦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臣等學問疎漏，向知有是書從未細讀，今謬陳管見，伏候

睿裁。二十三日。慎言送

駕至臨潼，復荷

聖顏光霽，溫綸靄諄，諄以善事先生為諭。至潼關，特傳整屋邑令張侯，又悉詢先生體貌，奚似及家計子孫，及

駕旋都，巡撫鄂乃臨

御書於扁，裝畫如式。差官護送先生之家，懸於中廳。慎言乃復代先生為謝

恩。呈詞上督撫曰：西安府整屋縣拔貢生李慎言呈為恭謝

天恩，懇請代題事。竊惟言父李顥，襁褓失怙。言祖母彭氏，守寡鞠育，家貧不能從師。言祖母

紡績供給，就塾學業。母子煢煢，饑寒坎壈，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言祖母終其身未

嘗有一日溫飽。言父痛母艱，難貧困而死，依依聖室，日夜號泣，緣是憂勞成疾，百念俱

灰幸逢

盛世籲俊闢門采及葑菲屢奉徵書言父夙抱沉疴未遑匍赴荷蒙  
溫旨得保餘年茲者

聖駕西巡

皇仁宏沛關中士庶踴躍歡忻尤復眷注草茅優渥隆篤

恩賜操志高潔扁額褒嘉言父又賜

御書金山詩一幅慎言謹於十一月二十一日謝

恩於行宮言父所著四書反身錄暨二曲集皆獲進呈此真曠古未有之盛典言父衰暮之年何幸際此

特恩惜言父老病不能動履咫尺

天顏末由一覲言於本月二十三日在臨潼縣東十里鋪跪送

聖駕後隨大宗師委官齋捧

皇上所賜

御書扁額至家安奉廳中蓬華生輝閭里增慶言父病中聞之喜極涕零歎不能起言祖母於九原一覩

聖主榮恩也言亟命兄弟扶掖向闕叩首謝

恩訖伏念言父一介寒儒三秦下士疊受

殊恩雖捐糜頂踵不能仰報萬一維有銜結於生生世世而已懇祈大宗師俯鑒下情特准代題言父子焚祝無既爲此上呈